閻潛邱先生年譜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閻潛邱先生年譜

(一)

張穆編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癸卯夏。穆改訂亭林年譜既卒業。念國朝儒學。亭林之大。潛邱之精。皆無倫比。而潛邱尤北方學者之大師。因取杭大宗、錢曉徵、所爲傳、及劄記、疏證諸書。排次歲月。爲潛邱年譜。將以詒吾鄉後進。興起其嚮學之心。討論月餘。稿艸犐具。是年秋。南游江淮。過山陽。訪丁儉卿舍人。訊以潛邱遺事。儉卿出所著山陽詩徵、柘塘脞錄見示。頗多采獲。漢陽劉茉雲學正見之。爲修改十餘條。葉潤臣舍人好爲詩。凡國初人集有與潛邱相涉者。輒來相告。增補加密矣。洎交光澤何願船比部。復以此譜相諉。願船爲析疑彌罅。又不下數十事。於是壽陽祁尚書、嘉其用力之勤。欲遂墨諸版。與顧譜並行。憶戊戌冬。襄校淮安見閻氏之應試者。今尚多有。遺容志傳。必世守焉。不可當吾世而失之也。屬同年何子貞編修、致書學使者張筱浦侍郎。行文淮安學官。向閻氏後人索之。越數月。得學使復書。則復申所撰行述。世宗憲皇帝祭文輓詩。歸然俱在。意潛邱之靈。實默相焉。爲之意愜者纍日。爰與願船更事討論。密又加密。蓋自叔始以訖今日。凡五易稿。而後寫定。此本雖罣漏仍不免。然於潛邱束身力學之大綱。約略具矣。學者倘能循潛邱讀書之法。研證經史。勉成實學。而不蹈標榜聲譽苟簡自封之習。是則區區舉似前賢之微意也夫。整比再三。勉徇尚書之意。付之梓人。因述其緣起如此。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平定張穆識。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一

清　平定張穆

先生系閻氏。名若璩。字百詩。別署潛邱居士。

四庫書提要。潛邱者。若璩本太原人。寄居山陽。爾雅曰。晉有潛邱。元和郡縣志曰。潛邱在太原縣南三里。取以名書。不忘本也。一統志。潛邱在太原縣東八里。太原縣志。潛邱、相傳宋修惠明寺塔。陶士爲瓦。遂失其形。疑卽今之瓦窯村。山陽丁儉卿晏嘗於淮安市上。得潛邱居士小印。珍弆之。

歲甲辰入京師。見穆爲先生所撰年譜。遂以印相贈。（譜中所采山陽詩徵、柘塘脞錄、皆儉卿所手輯也。）

始祖仲寶。元初自祁縣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邨。

子詠撰潛邱行述。始祖貞逸公。諱仲寶。魏叔子閻氏本支敍。閻氏受姓。相傳爲周昭王少子。爲泰伯曾孫。爲唐叔虞後。皆遠無所考信。修齡之錄。斷自元初遷太原。仲寶公始。又曰。元初自祁始遷太原嘉節都西寨邨者。曰第一代始祖仲寶公。四書釋地。今晉水源有女郎祠。去吾家之西寨邨一

十八里。

第四代祖岱。

本支敍四世以下。當紀修齡所自出。其始分支者。曰第四代祖岱公。

第五代祖珍敖。

本支敍始分四大股者。曰第五代祖珍敖公。尙書古文疏證。卷六下。鉅鹿澤一在鉅鹿縣西北。一在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昭慶縣今眞定府之隆平。余五代祖之弟。實遷其地云。

第六代祖人瑞。

本支敍始分十四小股者。曰第六代祖人瑞公。又曰。三晉方言。稱某支爲某股。

第七代祖居闉。號西渠。始由太原遷山陽。

本支敍。遷淮者。曰第七代淮安始祖西渠公。又曰。蓋自仲寶公遷太原。以耕讀世家。西渠公業鹽筴。遷淮而後。世稱素封。皆代有隱德。多文學士。又曰。西渠公之遷淮也。在正德初。案杭大宗錢曉徵列傳。俱作五世祖始居淮安趙莊

山撰墓志則曰六世祖蓋由先釋地。吾家自高高祖。由晉之汾水。遷楚之淮水。所以二水之源及流。皆曾窮生之身而上溯之。爲六世也。

歷之。案絜洲金石例。古人例以高祖上一世稱五世祖。故先生沿俗稱。則曰高高祖。杭錢作傳。則曰五世祖也。王山史賀牛叟先生壽序。先生之先。爲太原人。以貲游於淮。遂家焉。居有廬。耕有田。蓺有圃。陳其年贈閻梓勤二十初度序。自注。梓勤居淮之竹巷。狀元里。左汾近臺。邱瓊山過山陽詩。揚州千載繁華景。移在西湖嘴上頭。西湖嘴在運河東岸。距余家狀元里僅二百步。余嘗笑此謂成宏時之西湖嘴耳。

高祖翰。號雙溪。太醫院吏目。

行述。五世祖明將仕郎、太醫院吏目、雙溪公。萬歷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則祖翰吏目。南雷文定。參議閻公神道碑。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

曾祖國順。字覺吾。歲貢生。南安府上猶縣訓導。

太原縣志。閻國順字覺吾。有至性。年十歲。大父病。夜禱願以身代。性甘淡泊。而急於解紛。鄉人有奇冤。以千金爲壽。求居閒。國順力卻。而卒陰爲之所。訓子世科成名。封如秩。鄉人共舉入鄉賢祠。南雷參議公神道碑。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爲上猶掌故。惠吾以舉人爲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

行述。先高祖考封文林郎、浙江湖州府推官。劄記。示孫學翼詩注。高曾墓在太原西山。

祖世科。字伯登。號礪楚。又號龍門。萬歷庚子舉人。甲辰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

萬歷甲辰進士履歷便覽。閻世科龍門、詩四房。行述。吾家明朝俱以詩經中式。國朝則皆治禮記。己卯六月二十一日生。案公生於隆慶庚午至萬歷甲辰。年三十有五。履歷減十歲。則二十有五也。太原籍。南直山陽人。庚子二十五名舉人。會試一百名。三甲二百二十三名。兵部觀政。乙巳授湖州府推官。釋地餘論。引朱文肅國禎湧幢小品。論磁州水利事曰。先參議起家湖州司李。與朱交好。朱亦嘗口述手畫其事云。己酉福建同考官。劄記。閩旌德令從兄聘試江寧詩。楚材原待晉。祖德自依孫。自注。參議公主試萬歷閒。於今六十餘年。案後六十餘年。當爲康熙八年己酉也。釋地鍾伯敬述其座主雷何思檢討之言。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告子是箇大受用人。萬歷己酉。閩闈先參議以湖州司馬。聘往領屋。雷何思爲正考。共事甚歡。亦偶及是語。故余家世實聞之。錢謙益明詩人小傳。雷思霈字何思。夷陵州人。萬歷辛丑進士。何思好學問。通禪理。講經世出世之法。其宗指在江陵內江之閒。己酉出典閩試。所撰程策。頗見大意。惜其未試而歿。何思集。其門生鍾惺所論次。庚戌舉卓異。辛亥升戶部主事。壬子管象房艸場。癸丑升郎中。遼東管糧。丙辰升河

聞知府。仍留遼東管糧。丁巳。升寧前參議。戊午。回籍。是科總考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朱賚俞廙。浙江山陰人。戊辰進士。嘉義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唐文獻抑所。南直華亭人。丙戌進士。同考詩四房。文林郎、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誠宇。陝西華亭人。癸未進士。劄記。甲方坦庵詩。通家原孔李自注。先參議出公叔父大理公之門。又送金道州詩。孔李先朝籍最眞自注。先參議出麗陽中丞公之門。案若方、若金。蓋公鄉試座主。

南雷文定。參議閻公神道碑。公字伯登。號礪礎。登萬歷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亘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卽時判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劄記。移寓雜興詩。手霹萬人曾得活。心冰十郡舊皆寒。先公祠宇今猶在。君說遺黎淚未乾。自注。先大父起家湖州司李。與郡守陳公筠塘同時。政最有聲。首二句卽用直指方公魯岳薦疏中語也。左汾近稿。有送張龍占還湖州詩。結句云。棠梨聞尙在。花發到孫枝。自注。先曾王父起家湖司李。有治聲。

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禮姚承庵以爲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人。爲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息。而軍政曡茸。公奮然憂之。乃蒐乘補伍。廉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貲千百五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寄囤之弊。坐放如期。築廒倉數十間。分屯鹽二頃。不相侵奪。公

於邊事。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明詩綜云。出知河閒府。與履歷同。此作開封。誤。而今河閒府志郡官表。明崇禎閒知府。亦無世科名。則以題留本部。原未涖任也。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問尋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披袒帥於廢籍。綏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版棄官而去。自公去後。疆場破碎。談兵者非身橫獄戶。卽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劉記。與趙秋谷書。錢牧翁爲先參議作閻寧前畫像贊。按有學集贊曰。幅巾奚衣。步雅視詳。夷考其乖。魚委佩濟濟蹌蹌。斯公雅頌廟廊。厲坊表。頌文章。佩韋弦而修銘瑑者邪。披襟奮袂。立梁趨翔。旋觀其法冠豸服。容容昌昌。斯公之謬力邊疆。教育鬼環武閫。搴虎穴而掃扶桑者邪。全遼金甌。渝關金湯。誰壓戎索。誰填堵牆。急杵擣匈危柱促腸。身已閒而憂怒。口已含而視長。瞻公遺像。整容斂衣。不自知其清淚之漬裳也。行述。先曾祖考。常熟錢宗伯爲像贊。墓誌則漳浦黃詹事爲之按墓志今佚。

公歸。整拂藤蒲。具陳花木。與太翁得盡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爲鄉論所榮。逆黨崔呈秀盛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睡。家居二十五年。漕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錄。計遼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

於淮上之蛟龍溝北龍婁高氏蔡氏。劉記家君云過鵝江蔡公宗伯墓下爲本所謚公先孺人曾王父也時子孫蔑有存者一首言從尚書墓正屬蔡家親石馬欵秋艸銀魚掩夜燐麥盤誰更薦桂釀久虛陳去去猶盈淚寒泉在夢頻首韻下自注司空曙贈外弟盧綸詩平生自有分況是外家親次韻下自注公官兼學士末句下自注陶淵明孟嘉傳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又蔡公鵝江在詞館與新都楊升庵友善姓名字見升庵文集卷五十七云淮南蔡衡仲昂淮安志禮部侍郎蔡昂墓在城南包家園

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壻諸生許永祜舉人李藻先。劉記有與李表弟郎詩諸生杜嗣皋。淮安府志閻世科仕蹟又除蕭山盜窟夙害頓去。

山陽詩徵龍門先生家本晉人世居淮上官湖州司李時有疑獄屢讞不決夜夢人語之曰汝未舉子宜留意祥刑覺以告其母母曰獄中囚必有當平反者汝試求之及再錄果得囚冤狀遂出之人咸異焉其爲遼東管糧戶部郎中及兵備寧前參議時皆有特勅一道蓋神宗之末東事孔亟故特異於他處也明詩綜載世科詩一首楞伽臺垂老投簪穩憑高對酒閒江楓梳白髮海霧冪青山目極秋天遠身依暮鳥還禹功遺跡在千載喜登攀。劉記家大人追和先大父楞伽臺述懷并命壙作到此成三世居停總一僧神州悲易變祖武媿難繩小艇當春載高臺正晚登追隨愁不及江水捲層層

父修齡字再彭號牛叟淮安府學生淮安府志云明末貢生

趙飴山潛邱先生墓志考諱修齡世所稱牛叟先生者也以文名一時撰述甚富　魏叔子集修齡平生愼檢持以詩名　淮山肆雅崇禎乙亥倪宗師元珙浙江人壬戌進士　歲試淮安修齡以商籍入學首題攝齊升堂次題坐而言不應　王山史牛叟先生壽序先生行誼甚高又淹通墳籍著爲詩文清眞典雅可以式靡起衰　劉記乞言小奏家君生丁巳九月十日籍諸生先是參議公分校閩闈禱於九鯉湖而生名字皆夢中夙授少穎異不凡性篤孝先大父母見背哀毀踰禮克襄大事極其誠信依戀松楸數十年不釋於懷與先母白首相莊始終無閒言生平非義之取雖千駟弗視交游不侵然諾常云欲學沒脊而不能蓋有爲之談也嗜荔枝繢圖以寄遐抱陳其年迦陵詞洞仙歌證前生爲閻牛叟賦注引牛叟兌閣遺徽序曰予生於閻故生平癖嗜尤在楓亭荔枝妻屢辦裝助予入閩啖荔以遠道遂巡未果也　著有眷西堂詩文紅鷗亭詞行世　茶餘客話國初郡城園亭見於詩文者甚多今遺址無考以余所知閻牛叟眷西堂在新城東門金石胥嘉樹軒在新城又一蒲

庵影閣鷗巢鶴墩在平河橋又西爲飲牛草堂案平河橋在淮安城南四十里劄記有平河舟望詩淮安志平河橋鎮城南五十里枕隄跨河郵落市肆兩相映帶田疇肥美帆檣絡繹亦淮甸之門戶也昔有橋今圮久矣或曰運河水至此而平故名山陽詩徵引吳山夫云牛叟先生七歲入小學塾師以丹山鳳屬對即應聲曰碧海龍識者以爲偉器先生家世豪貴獨折節以讀書取友爲樂未弱冠爲督學御史倪元珙所賞拔復從漳浦黃公道周游甲申以後棄儒衣冠與同里張虞山靳茶坡諸先生爲世外交淮安府志張養重字斗瞻山陽人崇禎中諸生善詩文不求仕進子欽世從子鎮世一門高隱父子間自相倡和所著有一家言靳應昇字璧星山陽人順治中歲貢生博學工文尤長於詩有渡河集菜餘客話靳璧星號菜坡樵子張養重號虞山逸民晚自廣南歸戴一椰子冠又號椰冠道人閒若禪侶靜若處子去城西四十里小築一蒲庵朝夕行吟介然自守不趨流俗其詩高潔無烟火氣不減儲王著有秋心秋舫冬涉影閣諸集行世尤工花間草堂諸闋舊刻有清溪怨感青姬作也一時和者如雲余嘗見先生畫像一卷爲圖凡六初爲授書圖畫卯角童子學書於參議公側參議公高冠偉服望之肅然生敬次爲游泮圖方巾襴衫樹二金花於首乘白馬前有彩旗後張黃蓋此爲前明崇禎乙亥年先生年十九歲題者甚多惟張虞山七言古詩爲詳次爲焚冠圖聚

儒衣冠而焚之。繫漁舫於叢葦中。將行遯也。自題云。甲乙之交。學業頓廢。效殷之箕子而不得。慕堯之巢父而不能。別號飲牛叟。始此。嗚呼。然後知先生前二圖之意。皆爲此圖設也。其志亦可悲矣。又次爲改詩圖。則四十時也。有蒙叟河濱詩。錢謙益別號蒙叟。李偕字叔則。號河濱。朝邑人。國初官寶應知縣。漘洋蠹尾集有李河濱書跋曰。先生以文章起關中。游宦淮南。居廣陵最久。比余至揚州而先生歸秦數載矣。然時時聞江淮士大夫言。先生每作詩文。廣坐酒酣。使兩人張絹素縣腕直書。略不加點。如疾雷破山。怒濤穿谷。頃刻而罷。擲筆引滿。旁若無人。舉坐爲之奪氣。名噪一時。亦以此取忌。坎壈失職。傲然不屑也。書學東坡。得其骨髓云云。愚山有酬李叔則詩注云。罷官居廣陵。又一首注云。君歸關中。明年而揚州難作。蒙叟詩不在卷中。又次爲東籬圖。則五十時也。追和河濱三首。又自題一絕云。題詩者甚多。如杜蒼略。名岕。初名紹凱。號些山。茶邨之弟也。程穉倩。名邃。號垢區。歙縣人。流寓江寧。鄧孝威。名漢威。號鉢叟。泰州人。著有過嶺集。康熙己未召試。以年老授中書舍人。嘗坐文選極選詩爲詩觀初二三集。別集蕭樓集。紀伯紫。名映鍾。一字鷟子。號鹽叟。上元人。劉記。有慈幃言紀一丈伯紫亦未葬。愴然同作一首。皆一時聞人。此卷今歸吾鄉劉氏。先生之孫甥也。予就錄先生自題詩數首。先生他著甚多。今皆散佚失傳。可惜也。案圖凡六。而所引山夫語止五。詩獨倘載有斷絃圖自題絕句爲六十時作。

行述。先祖考所著。有閻氏本支錄。五思錄。秋心詩。一蒲庵詩。名流老輩來訪。下榻嘉樹軒。或留止經年。或數月。劄記。移寓雜興詩注。余幼時每侍家大人與諸名宿語。柘塘

牲錄先生滄桑後隱居白馬湖與同里茶坡虞山諸人結望社相唱和風雅之士一時翕集如黃岡杜茶村名濬字于皇初名紹先見復社姓氏太原傅青主事蹟見顧譜南昌王于一名猷定號軫石著有四照堂集寧都魏叔子名禧字冰叔號裕齋一號勺庭清集同志九人講學於易臨清倪天章名之煌淮安志劉漢中字劭安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選東流縣訓導臨清倪天章流寓淮安僦屋與漢中同居暴卒於馬陵經紀其喪銘其墓收其遺詩乞毛奇齡序而傳之案劉記有答劭安詩徐州萬年少事蹟見顧譜閻古古名爾梅字用卿著有白耷山人集查初白有讀白耷山人詩三百首皆下榻相待飛觴拈韻爲南北詞流所宗不減玉山雅集之盛於世味泊如也左汾近稿幼時見先大父藏弆壽承二字私印傳爲三橋手筆

母丁孺人諱仙窈字少姜清河丁文恪公季孫

魏叔子閻母丁孺人墓表淮安閻君再彭修齡之妻姓丁氏祖文恪公諱士美嘉靖己未狀元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父中憲大夫知姚安府諱有殷劉記丁舅兄爲其二子來乞名余名之曰醴源曰禾根以文恪公後人也并繫以詩又案潛邱與蓀石林爲姨兄弟劉記有哭石林姨弟詩是也又贈潘山補詩曰我母母之祖厥官曰中丞傳君已六葉家法守還能中丞謂明都御史墳也及考鈍翁類稿蓀母潘孺人墓志石林母乃墳之元孫女輩行差忒汪志疑誤又案山補名夏字西河山陽人順治中諸生淮安志稱其不事舉業專肆力於詩性好酒家貧不能常得與至即走詣友人家索飲醉則以一詩報之愛其詩者召飲無虛日著有漱滄亭詩然則潛邱贈詩後二韻曰縱酒悲書亂離鄉長病增高堂幸強飯勉矣就蓴羹蓋規之也崇禎甲戌孺人

年十七歸再彭。再彭早失母夫人。時參議公老在堂。孺人內外家皆貴盛。特柔謹孝事參議公。自奉養朝夕。至視疾喪葬無違禮。遇二女公女妹。必敬以和。身撫杜氏孤女甥。而厚庇匳具嫁之。案參議公有女嫁杜嗣皋。見前南雷墓碑。生平於奴婢罕叱咤聲。接內外姻婭無失色。孺人諱仙窈。字少姜。行季。性婉慧。眉目朗秀。知書明大體。兼通琴弈。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妙合音節。事再彭恭。奉再彭賓客酒漿。久必飭。夫婦相歡。得白首如年少人。甲寅八月。孺人以微疾卒。閻氏故世家。自高曾以下。生忌日皆祭。每歲十餘舉。孺人直日。必夙興潔觴豆肴蒸。儀被立須再彭拜獻。未卒前十日。一祭。忌期。日亭午。孺人覺之。恚曰。吾爲閻氏婦。奉烝嘗四十年。未嘗敢失事。何今日而遽忘之。豈死期至神不守邪。卒成禮。又七日。曾祖妣忌。力疾整衣肅拜。如平時。又三日。歿。孺人於家無專制。鉅細必稟再彭。然遇事往往開陳義命。再彭性褊。每改容從之。甲申後。勸再彭棄科舉學。再彭遂以詩名。予與再彭若璩皆有交。請予表其墓門。墓在吉家塹。距參議公兆西二百步。初再彭偕孺人上先塋。憩此。偶指一穴曰。他日與汝合葬是。今正其處云。案丁孺人墓表。牛叟先生初請邱邦士作之。邦士不果作而卒。叔子作邱維屏傳。載其事曰。己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齡一匹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繭出

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余方就醫泰和未歸云云然則此繭應遂歸叔子矣

乞言小奏。先母生戊午九月三日。家君敬之稱爲濟陽君。從郡望也。陳其年定風波齊世家詞注引牛叟兄閻遺徽曰妻名仙窈字少姜女兄弟五人幼者適予從兄自名其讀書處曰兌閣妻丁姓予恆呼之爲濟陽君

孝慧柔慎。尤曉大義。事至不動聲色。而就理御下。仁恕肅然成風。卒之日。無賢愚內外。咸慟惜之。一生善病勿藥。垂危前三日。猶禮拜先高妣忌辰。吉祥而逝。年僅五十有七。己未詞科錄。徵君母丁。自題讀書處曰兌閣。以兌爲少女。己於女兄弟中。行最少云。何秋濤案牛叟兌閣遺徽云妻女兄弟五人少者適予從兄此云最少誤

陳其年閻牛叟貫花詞序自注。牛叟向有悼亡之戚。曾爲賦兌閣遺徽詞十首。案牛叟兌閣遺徽詞不傳。其小序俱載陳其年迦陵詞中。但失其次耳。又案西河亦有和作并載牛叟原序

浣溪紗、逮下詞注引曰。妻屢請納妾。予不應。閒置孔氏一妾。三年遣之。猶處女焉。減字木蘭花、佐家詞注引曰。余世以鹽筴起家。後中落。妻恆好語相慰。祝英臺近、維摩天女恰同參詞引曰。妻屢勸予參訪耆宿。究向上一著。而以鈍根未果。近慚龐媼。遠負萊妻。滿江紅、琴弈雙清詞注引曰。妻善弈。花下與諸女劇。必招予。予笑謝。於琴不由師授。以意成譜。巧合自然。卓脾兒聯吟詞注引曰。余填詞成。妻恆爲解頤。偶製杏花天三闋。妻索書素帕。出入懷袖中。月華清、病榻閒情詞

注引曰。妻一生鮮惰容。雖疢疾亦淡妝讀史。予調曰。提學未至。女秀才矻矻何爲。每憩耳天閣。日課童奴蕘濯。余以丈夫當掃除天下爲言。妻笑曰。請從一室始。泛清波、摘遍采菱詞注引曰。妻種菱湖西。常攜諸女扁舟采摘。當夕陽下春。翠袖紅妝。與清流碧沼相映。宛在畫圖。寅秋尙期踐此約。而竟不逮矣。以上凡七事。餘三事散見前後各條下。劉松苓雪坡詩話。迦陵嘗爲牛叟賦卓牌兒詞云云。想見牛叟伉儷風致。

而百詩又能以經學名世。亦奇矣。

明崇禎九年丙子。十月十四日。先生生。

劄記有壽子仁詩曰。吾聞堯元載。竹書歲丙子。後幾七十周。實爲吾生始。又生日展期啓。今年下元前一日。爲吾六十。杭大宗道古堂集。若璩生。參議公酷愛之。常抱置膝上。摩頂熟視曰。汝貌甚文。其爲一代文人。以光吾宗乎。行述。府君生於明崇禎九年十月十四日亥時。

十年丁丑。二歲。

十一年戊寅。三歲。

十二年己卯。四歲。

十三年庚辰五歲。

十四年辛巳六歲。

道古堂集。六歲入小學。口吃。資頗鈍。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且多病。母聞讀書聲。輒止之。閒記不敢出聲。劄記。移寓雜與詩注。余六歲時。見家古古先生。劄記。楊維垣戍淮時。畫明妃夢還漢宮圖。屬人題詠。適同宗閻用卿先生自沛至。曰楊名在逆案。某漢宮可還。則逆案可翻矣。楊立取卷同。後直指使者誣劾用卿。楊與有力焉。

十五年壬午七歲。

二月。參議公卒於家。

十六年癸未八歲。

十七年甲申十月。朔。爲大清順治元年。九歲。

是年牛叟先生客金陵。先生從母丁孺人。避地吳越。迦陵詞。賀新涼雙魚問、爲閻牛叟賦注、引兌閣遺徽曰。甲申。予客金陵。妻獨攜子女。避地吳越。常手書促予歸。爲輕薄子啓緘竊視。歎箴勉得性情之正。

釋地。年九歲讀孟子。疑滕定公薨。兩使然友往鄒問孟子。何緩不及事。疏證卷六上。余少時習孟子。疑滕定公薨云云。與釋地語意略同。但不著少時爲幾歲耳。

茶餘客話。劉節之孔和。山東長山人。明大學士鴻訓子。少年豪俠。詩文有奇氣。好裘酒論兵。結納死士。散財聚衆。於長白山。殺僞縣令。秋濤案。此事在崇禎甲申。闖賊所署縣令也。領數千人至淮安。時劉澤清開藩淮上。建牙新城。節之同鄉有舊。遂以兵屬。後見澤清所爲不道。屢侮之。澤清怒。令健兒二十人拉死之。節之在新城。與閻修齡靳茶坡友善。時有唱酬。死後。修齡茶坡攜白金數百兩。往尋其屍。終不得。案漁洋文略。有劉孔和傳。

二年乙酉。十歲。

是年從兄洞。以商籍入淮安學。案劉記有寄從兄錦濤詩。錦濤當卽洞之字也。

三年丙戌。十一歲。

是年從兄若琛。以商籍入學。案若琛字紫琳。與先生同曾祖。祖世美。父調元。見戊戌進士履歷便覽。是年與若琛同案入學。又有閻若璩商籍亦先生從兄也。

四年丁亥十二歲。

茶餘客話。靳茶坡、閻牛叟、張虞山、丁亥秋。有三子秋心之刻。與化李小有序之。小有自稱虛天游。秋濤案。小有名長科。世所傳仁品。廣仁品。皆其所輯。

五年戊子十三歲。

六年己丑十四歲。

劄記。初刻唐百家詩選序。回憶五十載前。曾遇閩中書賈。持翻刻本正二十卷。案此序作於康熙己卯。

七年庚寅十五歲。

道古堂集。年十五。冬夜讀書有所礙。憤發不肯寐。漏四下。寒甚。堅坐沈思。行逃此下有筆硯皆冰四字。心忽開朗。如門牖頓闢。屏障壁落。一時盡撤。自是穎悟異常。是年列學宮爲弟子。案據淮山肆雅。入學實在明年。名流如李宗伯太虛。名明。睿南昌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左諭德。入國朝。官至禮部侍郎。方處士爾止。名文。桐城人。著有龕山集。梁商邱公狄。案歸德府志職官表。商邱知縣梁以樟。崇禎間任。魏季子集書梁公狄甲乙議後。初授太康令。時賊盤踞中州。

公與其兄以枏悉志力拒之以殺賊功調商邱賊攻商邱陷公夫人張氏幷家屬俱死公傷仆亂尸中民救之三日後蘇逮刑部獄天子以爲無罪出之獄數日京師陷公冒死南下參史閣部軍題授兵部主事經理河南迨命下而事不可爲矣云云甲乙議者公狄前後所上封事及平賊方略也鼎革後隱居高郵施愚山有贐湖荅梁公狄詩云千里尋君逢臥病杖藜猶肯爲開門浮家不厭滄州辯抱膝誰知故老存白髮歡歌含淚殘尊風雨自寒溫扁舟歲晚歸人急信宿何年湖上邨孫夏峯集亦有覆公狄札及踵韻寄懷之作　苗夔案以樟清苑人明崇禎己卯北直解元大與王潔王源之師也見恕谷後集王子傳

王處士于一李孝廉小有杜貢士于皇宗人孝廉古古與之上下議論咸拱手推服以一經不可盡也進而之五經則曰十三經不通五經不能精也次第卒業　阮應韶筆訓云吾父嘗言少時與閻百詩先生同受業於靳茉坡先生之門同學日暮抱書歸家閻天資魯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後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麪餬黏几背既熟即焚去終身不再讀一夕胸前膈下豁然洞開若有聲震耳後視書一過目即成誦戊午與吾父同薦鴻博爲世通儒　秋濤案道古堂集不言潛邱十五歲時所事何師以筆訓考之是已從靳茉坡游也讀以劉記之言知從茉坡亦五六年應韶字虞再山陽人穆案應韶父名晉字鶴逸東垣贋略已未山陽薦舉鴻博赴部驗到者三人李鎧邱象隨張鴻烈未到者三人稽宗孟張新標馬駿更無阮晉之名淮安志稱晉由諸生入國學鴻博科開津要多欲招致其門堅辭不附是其事也晉

沈儼劄記序先生生長世孫學浩學濟曾孫奕生芝生皆成進士宦顯於時芝生字紫坪先泗州府君丁丑進士同年也

胄家多藏書幼即潛心鑽礪抉精剔髓思成一家言所交盡海內名流如李太虛梁公狄杜于皇李叔

則、王于一、魏冰叔昆弟。案冰叔從兄伯子際瑞弟季子禮所謂江西三魏也。時過淮必主其家。輒留止經年。與先生討覈今古。諸公皆歎服。謂後來者居上。

八年辛卯。十六歲。

案淮山肆雅錄。順治八年。李提學嵩陽類考。先生以商籍入淮安學。首題伯夷叔齊至怨乎。次題視天下悅而歸己。清祕述聞。李嵩陽字雲增。河南封邱人。前庚午舉人。順治六年任。案吳梅村有贈李峨居御史督學江南詩。荆注引程迂亭曰。嵩陽字元佩。號峨居。又董含蓴鄉贅筆。封邱李公嵩陽起家乙榜。視學江南。翕然有公明之目。顧棟高萬卷樓雜記。閻百詩先生年十五。補山陽學官弟子。摯究經史。深造自得。嘗集陶貞白皇甫士安語。題其柱曰。一物不知。以爲深恥。遭人而問。少有甯日。其立志如此。案閻柱語。先生載之困學紀聞箋是年毛西河避讎初出游淮上。變姓名王彥。字士方。

九年壬辰。十七歲。

十年癸巳。十八歲。

十一年甲午。十九歲。

從兄若琛中式山西舉人。

十二年乙未。二十歲。

錢傳。年二十。讀尚書。至古文五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墓志。少讀尚書。多所致疑。謂自孔安國至梅賾。幾五百年。中閒半出傅會。遂著尚書古文疏證。以申其說。行述。著尚書古文疏證。蓋自二十歲始。而諸子史集。亦自是縱學。無不博覽。劄記。題春秋左傳屬事。余年二十前。從同里靳荼坡先生學此書。蓋得於其家。移寓雜興詩注。霞舉、紫嵐同余受業靳荼坡先生之門。余年最幼。疏證。卷八。同里友人石子華峙。字紫嵐。一字企齊。與余善。每著疏證成。或面語。或遣信送覽。正唐人詩所謂爲文先見艸者。淮安府志。石岱峙字霞舉。弟華峙字紫嵐。大河衞人。皆諸生。文章行誼。見重一時。邑人交口稱二石先生。又紫嵐嘗謂余。子於考證之學。洵可謂工矣。其指要亦可得聞乎。余曰。不越乎以虛證實。以實證虛而已。釋地三續。吾何修十二句。引石子嵐說。卽紫嵐也。劄記多與紫嵐書及詩。

十三年丙申。二十一歲。

十四年丁酉。二十二歲。

十五年戊戌。二十三歲。

三原孫豹人枝蔚滄堂前集。戊戌年有懷閻百詩就醫京口詩。苦憶淮陰閻伯子。近來脾病太相磨。少年最有登臨興。異縣其如藥餌何。能賦茂陵消渴甚。苦吟昌谷嘔心多。漫勞著作徒無益。努力萊衣舞且歌。阮太傅廣陵詩事。孫豹人本三原人。至廣陵學賈。三致千金。頓自悔曰。丈夫處世。不能舞稍取金印如斗大。則當讀數十萬卷書耳。何齷齪學富家兒。乃儻居董相祠旁。名其居曰滄堂。舉詞科。時崑山大司寇徐公。爲一時龍門。四方之士。麟集仰流。豹人獨不事干謁。入試。不終幅而出。上雅聞其名。命賜銜以寵其行。

行述。以病嘗就醫鎮江。特延李寶應叔則先生偕行。偃仰金山楞伽臺。日作詩倡和。夜則乘月浩歌。達旦。與江聲相應。長洲金聖歎聞而訪焉。語輒詘。逡巡別去。王應奎柳南隨筆。金人瑞字若采。聖歎其法號也。少年以諸生爲游戲具。補而旋棄。棄而旋補。以故爲郡縣生不常。性故穎敏絕世。而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錢宗伯天台泐法師盧異記所謂慈月宮陳夫人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卟者。卽指聖歎也。聖歎自爲卟所憑。下筆益機辯瀾翻。常有神助。然多不軌於正。好評解稗官詞曲。手眼獨出。初批水滸傳行世。庐山歸元恭見之曰。此倡亂之書也。繼又批西廂記行世。元恭見之又曰。此誨淫之書也。願一時學者。愛讀聖歎書。幾於家置一編。而聖歎亦自負其才。益肆言無忌。遂陷於難。時順治十八年也。初大行皇帝遺詔至蘇。巡撫以下大臨。府治諸生。從而訐吳縣令不法事。巡撫朱國治方暱令。於是諸生被繫者五人。翼日諸生羣哭於文廟。復逮繫至十三人。俱劾大不敬。而聖歎與焉。當是時。海寇入犯江南。衣冠陷賊者。坐反叛。興大獄。廷議遣大臣卽訊。并訊諸生及獄具。聖歎與十七人。

俱傳會逆案坐斬家產籍沒入官妻子遣戍云。鮚埼亭集劉繼莊傳後跋曰繼莊之才極矣顧有一大不可解者其生平恆口詆可金聖歎故吳人不甚知繼莊閒有知之者則以繼莊與聖歎並稱又咄咄怪事也聖歎小有才耳學無根柢何所取而許可之然繼莊終非聖歎一流不得不爲別白也。案繼莊名獻廷。是年從兄若琛成進士改兵部主事。若琛歷官至嘉興府知府劉記。吳人寄籍大興明史館一統志局繼莊皆與其事。贈李梅谷吏部詩自注國博兄同年昔與同官案梅谷名含春順天通州人戊戌進士國博蓋若琛別字也左汾近稿寄顧山容學士詩吾家所欣賞偕與阿咸親自注君出從父今嘉興守之門。

十六年己亥二十四歲。

十七年庚子二十五歲。

劄記。題邵文莊簡端錄。余年二十五歲始從同里吳太易先生學。見先生手不暫捨此書。間請而觀焉。復於先生曰未見甚佳處。先生微笑蓋先生病耳聾以爲此自其恆狀越後二載取而復讀。徹首徹尾。不覺沈酣尋味者彌旬以復先生。先生喜曰吾當日若嗤子子未必服固知吾子必有今日解悟在其善開發人如此。然則先生自此年至壬寅入京師以前皆從吳太易學也。困學紀聞箋。先師吳太易先生問余五福無貴子知其說乎。對曰未也。先生曰蓋福乃人生受享之物古者有一命則有一命之責任寒者與衣飢者與食凡不獲其所者與安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不遑暇其在位也如肩重負及去位也如釋重負豈若後世之

貴者。以位爲恣睢乎。故五福中不得有貴。此論甚精。案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古未有富而不貴者。深甯受之論允矣。釋地。天時不如地利條。業師吳太易先生。謂此節兩地利字殊不同。上地利是舉偏而言之。已足勝天時。下地利是舉全而言之。仍不能及人和。語此時。歲在庚子。距今四十有二年。案後四十二年。爲康熙四十年辛巳。墓木徒拱。著書莫遂。恐有名字翳如之感。爲識於此。自注。先生諱一清。大河衞人。丁酉北闈舉人。甲辰擬會元。後二年卒。秋濤案。先生篤於師弟之誼者。如顧江諸說者哉。此。烏有始學終倍。

李塨大學辨業題詞。大學釋治國。未釋平天下。蓋天下者。國之積也。此國如此用人。如此理財。推之他國亦如是。無異道也。故治平條一天下字虛。五國字實。以爲國作爾。三十載前。聞先師吳太易云是編。又不謀而合。至德不孤。斯文尚在。不意老年見此奇特。塨字剛主。蠡縣人。自名其里曰恕谷。康熙庚午舉人。通州學正。案恕谷此書成於康熙戊寅。己卯過淮安與潛邱相見。題詞當即作於此時。

儒林傳稿。有評定古文百篇。其師山陽吳一清所手授。續加闡發。

是年從兄泂中式山西舉人。

西河復出游。自此年至康熙三年甲辰。皆在淮上。施愚山毛子傳。出亡抵淮上。山陽令朱禹錫故善甡。爲召諸名士詞人畢集。爲歡。而吏部張新標父子耆詩。有名國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甡倚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偏。宣城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目爲才子。自是客淮數月。留連不能去。甡年四十餘。尚無子。自言當以客游老

云。案是年西河年三十八。此傳當作於康熙三四年。愚山比年皆以分守入覲歸路出淮上也。朱禹錫字揆敘。浙江山陰人。順治閒以選貢積分選山陽縣。考淮安志職官表。禹錫知山陽在順治十六年。後康熙五年。前而西河於四年乙巳已與愚山講學白鷺洲。然則禹錫實禮西河之歲月亦約略可知矣。

十八年辛丑。二十六歲。

是年從兄泂成進士。改旌德縣知縣。淮安府志。歷旌德、長寧、安溪三縣知縣。劉記。寄從兄錦濤詩曰。官向青山下長吟。小謝詩謂旌德也。又疏證卷二從弟自旌德歸。授余以縣志。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七歲。

孫豹人溉堂前集。壬寅閻百詩自淮至邗上。哭亡友王于一。兼經營歸襯。感其古誼。贈以詩。詩曰。太白於指南自謂重朋情。禮服日痛哭。營葬在鄂城。高義照千載。豈獨詞賦名。我友昨客死。杭人多哭聲。魂寄古寺中。尚聞鼓鼙聲。我還不及赴。垂淚徒縱橫。始笑李太白。倫誼何太輕。古道未淪喪。乃復見閻生。自淮過廣陵。釀金恤其嬰。日夜望柩至。將送歸柴荊。閻生擅詞場。睥睨公與卿。師事但王子。心虛眼自明。還復奉父命。孀孤勞經營。世俱崇勢利。遺子金滿籯。爾翁獨不然。舉事貴堅貞。我身在江湖。終日望歸程。飄泊薤漸暮。何異水中萍。身後貴自計。焉敢累嘤鳴。作詩兼示兒。悽然涕浩纓。　案于一卒于西湖昭慶僧舍。又有壬寅送閻百詩返太原故里赴試詩。詩曰。我住江都君淮上。相思但聽棹聲響。梅花開罷楊柳青。君縱不來我能往。惟愁病渴苦相如。誰慮韓侯久釣魚。匣裏豈無三尺劍。篋中況有萬言書。今晨別我太原去。爲言先

人有廬墓立馬朝看太行雲揮鞭夕指井州樹我聞君祖大參公令寧猶播鄉里中立朝慷慨多奇績君今繼之稱豪雄歸來應笑淮陰市始識閻生天下士淮陰亦是枚公鄉君且著鞭拜高堂

又有壬寅賦得桂送閻百詩入秋闈絕句詩曰桂樹何菁蔥香飄八月中淮南看易厭好問廣寒宮案壬寅無鄉試潛邱蓋於是年始謀改歸本籍故豹人作詩云然實則壬寅冬先至京師次年癸卯始由京旋里應鄉試也

道古堂集康熙元年始游京師合肥龔鼎孳爲宗伯相知最深頗爲延譽由是知名案貳臣傳鼎孳於順治十三年由左都御史降補上林苑蕃育署丞十七年甄別京員復降三級調用罷署丞康熙元年詔以侍郎補用今據順治十八年搢紳鼎孳官國子監助教是罷署丞後所補官也有據大宗此傳知此年補侍郎乃得禮部也

行述龔大宗伯府君父行也知最深

二年癸卯二十八歲

道古堂集旋以僑籍改歸餼於太原案據下蕭松齡條傅青主條核之知改歸故籍當在此年

行述自遷淮以來高曾以下類先就僑籍考試然後歸本籍故是年又附太原縣學隨補廩膳生案藤陰雜記載於吏科庫見已未保舉馮溥奏疏潛邱係以監生膺薦枕廳載筆引吏垣牘略同

釋地蕭松齡木公夫子爲衞君乎全章文云云癸卯交木公於京師曾舉此段議論今忽已三十八年能無慨然案與蕭木公會當在此年之春時尚未歸太原也後三十八年爲康熙三十九年庚辰

劄記案傅山先生少耽左傳著左錦一書祕不示人余初訪之松莊年將六十矣案全謝山傳先生事略康熙戊午青主年七十四則此年年五十九也劄記訪馬長逸詩第三句回首松莊稱舉自注謂陽曲傅青主二丈松莊其所居也

問余古人命

名應有義。但如文六年續鞫居乃狐射姑之族。鞫居二字何義。余曰。案成二年。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杜氏止注鞫居衞地。惟劉昭引陳留志。於兗州封邱縣下注云。有鞫亭。古鞫居。則知此蓋以地命名者。因難何以晉人遠取衞地而名其子邪。余曰。則有風俗通義在。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惟靈星所以在東南者。亦不知也。先生不覺笑。又傳山先生長於金石遺文之學。每與余語。窮日繼夜。不少衰止。歎謂此種學正經史之譌而補其闕。厥功甚大。畢竟始自何代何人。余曰。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純爲牛形。王肅以證其羽婆娑然說非是。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得犧象二。尊形爲牛象。傳至梁劉杳以證象骨飾尊之說。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古以玉作傳。至魏孟康以證律歷志竹曰管。說不盡然。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魏張晏注曰。名勝。伏生碑云。地理志、魏郡黎陽黎山。在縣之陽。縣當名黎陰。乃云陽者。兼取河水在其陽。以名晉。晉灼注曰。其山上碑實云。水經注。青州刺史傅宏仁說。臨淄人發古冢。得銅棺。前和外隱起者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惟三字是古。餘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秦。顏氏家訓。開皇二年。長安民掘地。得秦始皇二十六年鐵稱權。上有乃詔丞相狀綰之銘。之推與李德林對讀。則知本紀丞相隗林爲俗書。林當作狀。凡是數說。似未有先之者。王鳴盛潛研堂金石跋尾敍傳青主問閻百詩金石文字。足以證經史之

譌而補其闕。此學始於何代何人。百詩考得七事。以爲此外無先之者。但王肅劉寄孟康所據。皆無文字。則精確者惟四事耳。而此外若昭三年傳。叔向引讒鼎銘。昭七年傳。孟僖子引考父鼎銘。禮記祭統。引孔悝鼎銘。考工記梌氏引嘉量銘。此見於經者也。史記封禪書。李少君識齊桓公柏寢銅器。案其刻果然。漢書郊祀志。張敞案美陽鼎款識。辨爲周鼎。此見於史者也。若家語載金人銘。大戴禮載丹書銘。秦本紀載始皇所立諸碑。魏書衞操傳載操所立大邗城碑。而柏人城西門碑。閻駰且據以爲卽舜納於大麓之迹。凡此皆百詩之所未之舉也。然則金石之學。自周漢以至南北朝。咸重之矣。穆案。金人銘出劉向說苑敬愼篇。王肅勦襲之耳。丹書銘非金非石。不當舉。始皇諸碑及衞操大邗城碑。皆史官據實載之。非後世搜獲軼聞。此四事西莊所引皆誤。又移寓詩注。

金石文字。足爲史傳正譌補闕。余曾與陽曲老友傅青主。極論其事。又余嘗告子壽。金石文字。北方爲多。嚢梨文字。南方爲勝。又案。余嘗謂蓋代文人。無過歐公。而學殖之陋。亦無過公。傅山先生聞之曰。子得毋以劉原父有好箇歐九之云。從而和之乎。余曰。非敢然。實親驗之。集古錄跋尾。此條又見困學紀聞箋卷二十。

困學紀聞箋。卷十三 謝承後漢書。錢牧齋云。方少師於史館攜去。問之其後人。不可得。陽曲傅山先生聞之笑曰。某家卽有之。永樂間揚州刻本。初邻陽曲全碑出。曾以謝書考證。多所裨。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案此事又見劉記移寓詩注。及唐百家詩選歟。惟詩注云。曾見。與前後語頗牴牾。又案潛邱於癸卯壬子。兩訪青主於松莊。此數條未知定在何年。類記於此。

是科山西闈題。子路有聞一節。萬物育焉。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孫豹人集有癸卯清明日閻再彭攜歌童泛舟城北按謂揚州城北也取今日天氣佳清吹與鳴彈爲韻五言律十首

三年甲辰二十九歲

魏世傚昭士文集閻再彭七十壽序家大人曾與先生相見而先生令子同宿於清江浦上時傚甫十歲耳輒知先生父子案世傚魏季子禮之次子也據序中丁巳歲傚年二十有三逆推之知當在此年

四年乙巳三十歲

劄記方坦庵先生自寧古塔歸遇家君誦余拙作甚多不知何從得之異日賦此志感并以爲弔又注

余乙巳始過維揚謁先生未值甲申傳信錄方拱乾字坦庵南直桐城人戊辰進士官左諭德掌司經局印聞城陷尚臥牀上引刀割髮未半爲家人抱持而止尋削髮報名以美婢賂賊將羅不加拷掠云云案吳震方說鈴采拱乾所著絕域紀略戊寧古塔時作也末有無衣曹序跋曰坦庵被罪謫徙清貲得還本末總無可取但其所記有足備勸戒者云云案拱乾入本朝仍官詹事順治十四年因爲少子章鈺科場夤緣中式與吳漢槎諸人同遣戊寧古塔旣放還較早耳施愚山有聞方坦庵先生及楳岡邵村諸君放還志喜詩在湖西到官寄親舊詩後案年譜愚山以順治十八年秋分守湖西則坦庵放還在辛丑壬寅之閒矣楳岡邵村者坦庵二子元成亨咸之別號也漁洋精華錄甲辰年有將往金陵冒辟疆攜歌兒見過已方坦庵

先生杜子皇、方邵村、崔不雕、小集詩。大興劉寬夫侍御位置藏拱乾、漢槎諸人所書大方廣佛華嚴經墨蹟。末有跋曰：拱乾曩曾發願書華嚴經，望洋未敢就。戊戌冬入閩中，偶吳孝廉蘭友言及蘇州半塘寺有宋景濂學士二世共書華嚴經，自敘其兩世爲僧，一世爲學士，筆畫猶挈然未湮沒也。因與同僚諸君子約以己亥元日沐手揮毫，不意出關期迫，乃書乾竭蹶以竣厥事，各隨心願所及，腕力所成。方拱乾書八卷，方亨咸書七卷，姚奠章書五卷，陸鳴時書四卷，方元成書四卷，查學詩書四卷，張恂書三卷，王樹德書三卷，趙瑞南書三卷，張湛書三卷，方章鉞書三卷，鄒之璋書二卷，孫伯鄰書二卷，李倚書二卷，吳蘭友書二卷，錢威書二卷，張明薦書二卷，邵庚書二卷，徐棨書二卷，齊維岳書二卷，吳兆騫書二卷，張天植書一卷，諸豫書一卷，丁澎書一卷，李嬰升書一卷，黃釬書一卷，張文書一卷，劉隱如書一卷，孫暘書一卷，莊允堦書一卷，孫棲書一卷，李夢先書一卷，沈始然書一卷，張貢書一卷，公書一卷，共八十一卷，竟以是三十四人之一生代宋學士之三生，嗟乎，是三十四人者，一生之升沈易險，且堪代人百生，不第三生矣。裝潢費約五十餘金，陳時斌及諸檀施外，率諸君子隨所給，及其舊朝裳繡衣，而爲殿飾，雪梭則惟李嬰升齊維岳力，以正月朔肇二月朔成，成施廣濟寺，寺有僧超文，爲張司馬天植外弟兄，目擊司馬之難，而傷心雍染，經原本因超文請之寺中，故永供寺中也。此書經時節因緣而拱乾爲之記。已亥二月朔一日方亨咸書。

釋地父執杜于皇，當三十五載前，遇於維揚，作長歌贈余，中一段曰：城南荒草寓城北，古旗亭，君來我往談六經。出未日出歸戴星，白頭老子陡一驚，今世乃復有閻生，不貴子博觀，貴子秉確識。吾子必自愛，如子實難得，臨歧時復諄諄以確字見誨，余深有志焉，而媿未逮也。案世傳變雅堂集，寥寥五言律七言絕句數十篇，殊與詩名不稱，近黃岡有搜刻于皇詩文者，變雅堂集外，別爲補遺二卷，茶村詩鈔六卷，而此作仍不在，蓋軼者多矣。此長歌作於何年，無從臆定，然以文集考之，于皇於康熙癸卯客淮陰，甲辰至丁未，皆客揚州，白雲樓記曰：余客廣陵久，是也。潛邱於乙巳至

揚當與于皇相值意卽于皇贈詩之年也時于皇年五十有五矣又于皇揚州石塔寺飯僧田碑文尾有潛邱評語意皆一時事後二十五載則康熙三十八九年已卯庚辰間也

是年西河客廬陵白鷺洲偕施愚山講學愚山年譜康熙二年癸卯分守湖西有鷺洲講會歌序曰西江講學之會吉州最盛中輟者四十年矣余以癸卯十月修復舊事布衣野老皆許以客禮相見會者近千人已而去游淮西秋濤案西河是年由廬陵北游少室五年復還湖西居一載以愚山將移治辭之崇仁復之汝寧留三年凡所稱游淮西者謂汝寧也

五年丙午三十一歲

是年先生嘗回太原應鄉試試題爲政以德論劉記丙午丁未間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云云秋濤案皇朝通志康熙二年停止八股文體三年更定科場試題頭場策五篇二場用四書本經題作論各一篇三場表一篇判五道四年三月仍復三場舊制是丙午丁未間已復用八股矣然策論猶重故先生云爾穆案據清祕述聞甲辰會試及此年鄉試首場皆作四書題論一篇通志之言疑有未覈劄記有修史郊祀經學守令經筵策五篇案郊祀策曰世祖定合祀以來二十年間守令策曰國朝定鼎以來已二十餘年矣推知五策皆作於此數年中或卽應試之作秋濤又案皇朝通志順治元年定制每歲冬至大祀天于南郊夏至大祀地于北郊順治十七年四月己酉合祀天地百神于大享殿十八年正月聖祖仁皇帝登極尋以諸臣詳議祀典請罷大享殿合祀從之

六年丁未三十二歲

是年九月牛叟先生年五十一丁孺人年五十先生爲二人稱觴

馬宛斯選授淮安府推官缺旋裁。案潛邱與宛斯相識當卽在此年不待癸丑自隴右東歸也移寓雜興詩內一首曰紛紛把筆學顒詩未見揚劉博極時卻羨歸來堂畔客浩如煙海細如絲第三句自注謂鄒平馬公聰御其讀書處卽宋趙明誠故莊

七年戊申三十三歲。

疏證。卷五上戊申夏王源崑繩讀左傳閱二年及狄人戰於鄋瞞衞師敗績遂滅衞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來問。程鴻詔案鄋瞞地公孫揮條亦記王源崑繩語皆云讀左傳當是戊申一時之事方苞四君子傳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衞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寧都魏叔子言古文晚年與蠡縣李塨游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逾六十復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案崑繩康熙癸酉舉人父名世德兄潔字汲公年十二補弟子員明亡不復就試金壇蔣衡世所稱拙老人者汲公之壻也

是年西河游睢州已復歸淮西。秋濬案西河至睢州爲湯文正公母夫人作崇祀祠記明年還浙九年復游淮西爲張仲誠作白龜圖記既而客息縣

八年己酉三十四歲。

行述八年鄉試山西受知於前給事中交城縣知縣趙恆夫先生爲同考所忌不售府君感其知執弟子之禮終身。恆夫事蹟詳顧譜。案是年闈題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言而世爲天下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

自得之也。

吳蘭次林蕙堂集。謝閻牛叟貽唐伯虎十美人卷。及唐鏡啓。有鄙文未就。雅貺先頒之語。蓋爲索文而投贈者。秋澗案。此事不得其年。蘭次解官在康熙己酉。其自傳云。以忤上官投劾歸。歸而貧甚。是解官後卽歸也。又云。有索翁文與詩者。多以樹木花竹爲潤筆。貲不數月成林。因名曰種字林。是歸里後。以賣文爲活也。蘭次名綺。江都人。順治甲午拔貢。薦授祕書院中書舍人。遷兵部主事。郎中。出知湖州府。

九年庚戌。三十五歲。

十年辛亥。三十六歲。

孫豹人溉堂續集。辛亥年七言律詩。有黃大宗招同范仲良、張虞山、馬圖求、趙天醉、張孟思、閻百詩、家姪獻于、飲止園、次天醉韻。詩曰。登籃忽使旅愁無。染柳春風綠到蘆。水鳥當階容易狎。漁舟入夜不曾孤。同來勝友如金谷。去才名姚達夫。何事招尋成況愛。久看樵牧可爲徒。案魏叔子於辛亥三月。遇山陽黃大宗於廣陵。爲敍其庚戌登科集。豹人詩有染柳春風之語。蓋同時事。據知潛邱此年。曾作廣陵之游矣。圖求名駿。亦山陽人。康熙己酉舉人。晚歲博學鴻儒。未及試而卒。著有聽山堂集。

是年西河復游淮安。至癸丑冬。始還蕭山。秋澗案。以西河所作袁監州七十序推之。知此年復至淮安也。十二年冬歸里。十四年復客汝寧。十六年游上海。十七年應徵入京。從淮城下過。未信宿也。

西河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余避

讎之淮安與淮之上下無不交閻君潛邱在其中暨之梁之宋不能前復歸淮安則稍稍有言潛邱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登城東程將軍冢題名而去顧余變姓名獨於淮有識余毛生者予漫應之曰毛姓於是有毛姓與潛邱君游嘗之題云云西河詩集有九月十九日登程將軍冢詩詩曰層雲蕩晴空涼風薄枯艸我登淮陰城秋衣振飄緲淮陰城東有高阜九日初過又重九閻君父子好探奇邀我登高共飲酒離頭黃菊堆酒尼風前重把紫萸枝雙攜銀椀墜鸚鵡頻開鏤椀燒蠡螺飄飄千里試一望射澤鹽陂減秋漲煙浮菅蕩到海平日涌黃河至天上紫霄高嗣陵貝宮霓裳羽節吹玉風坦橋再見赤松下淮王自坐丹霞中前臨巨冢近千尺半倚城根半墓陌水落雞知王氏墳遠傍猶視縣公宅閻君本閻唐相餘稱言此是將軍墟神堯定鼎畫麟閣程氏高勳析珪爵曾留淮海鎮保方因釋金龜葬繁弱千秋甲胄掩黃土猶捲旌旗走風雨介馬嘗隨龍虎號衝花近見牛羊避秋風醉酒瀉雨餅幽思還視飛鴻翮昭陵西望人寂寞鼎湖南去愁清冥銅室一曲倚銚竹戲馬臺空散黃鵠把酒類看琥珀紅拂盡殘碑不堪讀西河又有集閻修齡若壞父子即席詩東第邀羣彥西園集酒徒清缸開玉露畫槳待珠湖角綺梁王賦烹鮮陸氏廚謳吟相間發不忍聽驪駒末注嘉謨曰珠湖即東湖時查伊璜同赴飲又題眷西堂詩并序閻氏自山右來淮名其堂眷西不能忘舊乃從堂主人再彭之請云耳甲第移家違茅堂倚郭新久爲淮海客仍是太原人倘盖看留楚瓜生想去翻天涯多蕩子誰得買君鄰鹽筴開鴻緒魚鱉念舊鄉人倫重東國彼美念西方啼鳥聽幽谷流泉繞夕陽千秋垂乃眷卿以志斯堂數詩不得其年附記於此又案錢謙益亦有寄淮上閻再彭眷西草堂詩西向依風笑南枝擇木謀艱難仍有步眷顧豈無頭策賜金天醉磐辭渭水愁美人紆萬舞山鬼思悠悠長淮南紀水滔蕩汨翁塵故絳眞吾土陶唐自古民周詩太原什晉間柳州文他日論都賦東西定主賓

十一年壬子三十七歲

移寓雜與詩注家古古先生壬子春復遇之交城相去三十餘年矣　疏證卷五上壬子秋過陽曲松莊

傳山先生字青主者適讀左傳以哀二十五年楮師聲子韤而登席公怒下問曰古人既屨復脫韤乎雖杜注古者見君解韤然書傳中僅此一見無別證何也余不能對久之讀陳祥道禮書始用以報曰禮書謂漢魏以後朝祭皆跣韤又謂梁天監間尚書參議案禮跣韤事由燕坐今極恭之所莫不皆跣清廟崇嚴既絕常禮凡有履行者應皆跣韤蓋方是時有不跣韤者故議及之可見六朝時猶然而尤妙者在案禮跣韤事由燕坐二語古祭不跣所以主敬朝不脫履以非坐故惟登坐於燕飲始有跣爲歡後則以跣示敬此亦古今各不同處因怪杜注見君解韤見君字不確要須易爲古者燕飲解韤耳先生得之喜甚曰此一段直可以正杜注補孔疏爲劉炫趙汸所未及余不敢嘗茲已忽忽十年聊牽連書之以見一時知己之情云案劉記有與傅青主二丈書云後四載讀陳祥道禮書後四載爲康熙十五年丙辰後十年則二十一年壬戌也西河經問彭躬山東昌樂人乙丑進士問楮師聲子韤而登席云云若然則朝祭之跣起於後代劉不足據但躬曾客淮聞淮客有論采薇之詩者云云秋濤案此淮客即指潛邱

錢傳崑山顧先生炎武游太原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

爲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疏證。卷六上。壬子冬。客太原。顧寧人向余稱朱謀㙔水經注箋。爲三百年一部書。余退而讀之。殊有未然云云。又卷七。憶余晤寧人。壬子冬。曾問古文尚書。還當疑否。曰否云云。劄記。顧寧人論幽幷營三州。在禹貢九州之外。余時同客太原。面質正曰。此不過從肇者始也。臆度耳。其實周禮職方氏、幷州其澤藪曰昭餘祁。昭餘祁在今介休縣東北三十二里。俗名鄔城泊。吾與君所共游歷者。非石嶺關以南乎云云。又南雷哀詞。顧余遇之太原。持論嶽嶽不少阿。久乃屈服我。疏證。卷二。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蓋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譖述。況渠實得孔書。載於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於世者。皇甫謐之過也。賾雖奏上。得立於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於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不拘牽世

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尙書序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歎也。夫善夫。歐陽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沒。至今二千年之間。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矣。愚亦謂自東晉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閻若璩者。爲是說矣。其尙取而深思之哉。

劄記有跋周郡守晉祠碑記二則。又曰。愚旣跋吾師晉祠碑亭記。訖復取縣志閱之。見宣和五年。有姜仲謙晉祠謝雨文。其首云。致祭于顯靈昭濟聖母汾東王之祠中云。惟聖母之發祥兮。肇晉室而開基。王有文之在手兮。其神靈之可知。爲之狂喜欲絕。益歎吾師之言。信而有徵也。女郎祠之建。實始於天聖。而封號之加。則自熙寧禱應始。宣和五年。上距天聖甫百年。其建祠之故。與所祠之人。必歷歷有據。故仲謙得之於傳聞。而載之於撰著。不然。豈牽合傅會。遂至此也。元人戈谷重修汾東王廟記亦云。女郎祠建。因改封汾東王之後。則其相因而及。意有在矣。乃祀典之譌。實自洪武四年始。詔革天下神祇封號。止稱以山水本名。而聖母廟遂改爲晉源神祠。若以聖母爲眞水神也者。嗚呼。不知此似是而實非也。愚故詳考曲證。以信吾師之說。且以爲他日作縣志者補焉。案周郡守名令樹。字計百。延津人。順治乙未進士。由贛州推官。遷大同同知。卓異升太原知府。竹垞集辛亥春有送計百赴太原任詩是也。太原縣志載令樹重建晉祠碑亭記。末行款署康熙壬子端午後三日。

釋地。晉水源有女郎祠。實邑姜之廟。去吾家西寨村

一十八里。每游而忘歸。誠如北齊王晞之所賦者。旁方爲唐叔虞廟。南向。此子爲母屈者也。母封曰聖母。子封曰汾東王。余從艸閒。搜出宋政和五年殘碑。乃姜仲謙謝雨文。首云云。喜得一典證。屬有司當上聞於朝。以釐正之。此鄉邦故事。或曰。既釐正矣。則當別建晉源神祠。余曰然。豈惟晉源。此閒有臺駘廟。當補入實沈。以祀參神。不然。是知有地理而無天文也。

是年山西闈題。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足以有臨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二

十二年癸丑三十八歲

道古堂集：「未幾出游鞏昌，與陳秀才子壽」。子壽名祺芳，常熟人，昭文新志祺芳有聲諸生中，游牧齋芝麓之門，客游滿天下，所交皆一時勝流，著有綺庵颺波等集。釋地憶亡友陳祺芳子壽之言，天下事莫難於讀書，莫奇於用兵，餘俱平且易耳。又雜興詩注：余知子壽自將子荊名，從都門歸始，案荊名楛山陽人，毛西河所稱杜陵將楛者，即其人也。馮山公康熙丁丑有和荊名七十醉吟詩，據之則荊名長潛邱八歲也。「一夕共成七言絕句百首，名曰隴右倡和詩」。長汀黎副使士宏為之序。士宏託素齋集（士宏字媿曾）序略曰：癸丑臘盡，趙子石寅、自皋蘭渡河，策蹇衝雪，走一千五百里，訪余於張掖記，與石寅別於劍津，已二十有二年，相見道故舊，慰問勞苦外，曾不數語，石寅即自稱於鞏昌陳階六少參所，得交兩詩人，一為陳君子壽，一為閻君百詩。子壽蒼髯道貌，故錢虞山高弟，百詩年甚少，博極羣書，逆數周秦，如在眉睫，兩君日坐老屋頹簷，以詩角險，眞若大將將十萬師，分壇據壘，無敢勝負，壁觀者無不驚駭失魂魄，當石寅述兩詩人時，手揮色動，鬚髯戟張。余即不識兩詩人，而兩詩人精神意氣，聽石寅言，若或見之矣，又云：陳先生苦

宦蕭然。不足爲資客謀。懽黃羊濁酒。兩詩人何所愉快。而終曰擁被含毫。眞若有萬不可已之事。屬稿連篇。至一二千言不止云云。案繹序意。知無一夕成絕句百首之事。淮安府志。陳台孫山陽人。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授富陽知縣。調平湖。入國朝。授戶科給事中。陞禮科。轉福建糧餉道參議。補陝西分守隴右道參議。

秋濤案。甘肅通志職官。分巡隴右道。陳台孫。江南人。不著在任年月。其前二人亦無年月。其前之第三人。乃康熙十年任。其後一人。則康熙十四年任。是陳之涖任。正在十年之後。十四年之前。緣十三年經王輔臣之亂。册籍殘闕。故通志亦不能詳也。穆案。茶陵客話。京城南舊有龍爪槐。僧言三百年前物。前輩詩文集中不多見。徐電發菊莊詞載自門紀伯紫云。壬子季夏。僕與合肥龔宗伯。山陽陳黃門。階六。同飲龍爪槐下。填詞。此地亦名流展齒所常到也。云云。據之。則十一年六月。階六尚在京師。涖任鞏昌。當在子丑之交也。階六又發楚州酒人見杜于皇贈階六七十壽序及愚山酬陳黃門詩注。劉記有得酒人消息詩。起句云。側身西望意甯只。爲君來。蓋在西游發軔之初也。又案。石寅名琳。劉記與馮圖芝書。亡友趙石寅善論詩。尤好指摘以供談柄。又釋地登泰山條。亡友趙石寅。論其亡友滿之章巽元一絕云云。石寅、選元、俱萊州掖縣人。穆於丙午春。在子貞同年處。晤掖人保畫師訊石寅有著作否。士保曰。有詩集未刻。因屬爲寫其峒齋偶存諸艸。來皆五七言律。淺率不入格。有入秦訪黎媿曾先生。途中漫興七律十二首。無與潛邱相關之作也。士保云。家藏有潛邱手札。異日歸檢獲。并以相贈。又云。父老傳言。潛邱曾至掖。館於掖西門外。滿巽元之淇園。余案。潛邱至掖。史無可攷。惟疏證卷六下有一條云。竊以余足之所蹈。目之所擊。今歷城縣北有大小二清河云云。若僅南北孔道見大清河。不及見小清河。此或往來萊州時所經涉歟。秋濤案。釋地引滿巽元解孤

案。參議署有鸜笑堂。移寓詩曰。鸜笑堂開鎮日閒。自注。堂爲少參階六先生靜攝處。茶餘客話。陳階六鸜笑齋。在南市橋。案此淮上之齋。蓋即用鞏昌署中舊名。有温玉亭。移寓詩曰。温玉孤亭更在。

東秦風留得楚人風。自注。亭爲京山李本寧宗伯出宦時所構。又一首注曰。亭別有額曰聽松。余欲取杜老語。易爲論松。屬子壽書之。又石霞舉時亦客少參所。移寓詩曰。故鄉人忽異鄉逢。誰道鴻泥有定蹤。坐久晝移魚鑰動。轆君獨聽曉天鐘。自注。謂霞舉所居西偏。與僧寺近。又一首注曰。霞舉所居。爲子壽舊寓。暇日同過。見壁有書石。淋漓飛動。釋地。余昔往來洪洞。見道有豐碑曰。皋陶故里。側有祠及墓。雖躬拜祠下。心殊不以爲然。又絳在太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士人至今呼故晉城。遺址宛然。余嘗往觀。案此條又見劄記云。余親歷其地。方悟從前說舊錯。新田。括地志。在絳州曲沃縣南二里。余亦往觀。士人呼王官城。距晉城五十里。曾告之黃儀子鴻。子鴻常熟人。漢學師承記。子鴻篤信古學。於經史中地理。及各家輿地書。靡不究心。謂班書地志所載諸川。第言其所出所入。而中間經歷之地。不可得聞。惟水經注備著之。然非繪圖讀者不能了然於心目。乃反覆尋玩。每水各爲一圖。如某水出某縣。向某方流。逕某縣某方至某縣。合某水某縣入某水。無一不具。圖若瓌見之。不忍釋手。歎曰。酈道元千古以下第一知己也。趙一清水經注釋。參校諸本。標目崑山黃子鴻。嘗依酈注。每水各寫一圖。兩岸翼帶諸小水。精細絕倫。參伍錯綜。各得其理。劄正渭水篇胡渭禹貢錐指。從之辨誤。今是書歸於新城王氏池北書庫。穆案子鴻所繪水經圖。既不知沈蝕何所。陸清獻日記。稱嘗借其所訂晉地里志閱之。今亦未見。傳本精神所萃。必不遂歸泯滅。呈露何日。跂予望之。疏證

卷六下。通鑒智伯言。今乃知水可亡人國。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余嘗往來於平陽亦

縣。而悟通鑒二語。具爲妙解。又余曾客朝邑數日。覺其治基頗高。乃置諸彊梁原之上。說者謂原卽荆山北麓。困學紀聞箋。案鐫工安民李仁父。長編作李姓。非。余親至西安碑林中辨之。疏證。卷六下。

岐山在今岐山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余所舊游處。又岍山在隴山西四十里。余所舊游。移寓詩。秦晉重姻地。亦連爲尋遺跡著吟鞭。涇源佛峽皆天險。望裏猶秋嶽頂蓮。自注。涇水源出六盤山。金佛峽在華亭。疏證。卷六下。元和志。嶓冢山在秦州上邽縣西南五十八里。漾水所出。此班志誤認。禹貢之嶓冢山。今一名分水嶺。余曾至秦州此山下。山不甚高。而峯岫延長。連屬若邱冢。問其土人。寧羌州此山若何。愕然曰。從金牛驛北望。見嶓冢山峨然雲表。豈敵地所能作其兒孫乎。但水亦微細。自西東流。卽所謂嶓冢導漾者。水纔濫觴。合五丁峽水。東流爲沔。其流始大。此地則水出嶺時爲南流。與東不合耳。余心識之。以爲負薪能談王道。疏證。卷六上。漢志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余曾親經其山。在今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當日道中雜詠。有丹嶂含朝景之句。卽指此。又卷六下朱圉山向所登陟者。山最小。元和志所謂朱圉山在伏羌縣西南。最合。又曰。秦

漢冀縣故城。在今縣南五十步。余所目覩。禹貢錐指朱圉。諸家互異。說者渭源縣西南錦纜、石鼓、木梅、天門等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百詩謂余曰。據漢志。山在悟中。案夫一案可容。則其址不甚廣。安有如上所云云者。吾嘗親經其山。在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冀朱圉。疏證。卷五上

畢陌在渭水之北。癸丑秋。曾經過其地。劄記。唐有永樂縣。併入蒲州。今爲永樂鎮。讀漁洋山人集。知李義山玉溪在焉。慨然作一首。自注。余癸丑冬。欲游永樂鎮未果。疏證。卷六下。

余嘗往來封邱原武陽武間。問其土人。濟水何在。曰亡矣。案其故牒。皆以爲大河既決。其湮也久矣。

又余登滎縣東南二甲。大伾山。臣瓚所謂黎陽縣山臨河者。覽其形實再重。劄記。有贈倪六通詩。題下注云。海州人。官儀封令。案繹詩意。是甲至儀封官署。不同遙贈。核以潛邱生平行蹤。蓋亦癸丑東歸時事也。詩末有擬尋九日醉高臺之句。蓋同溯已事。過儀封時。已交冬令矣。六通名長犀。康熙戊戌進士。海州志稱長犀官儀封時。張伯行方居憂。爲縣吏夜讀書科房中。長犀聞而異之。召與語。奇其才。乃館而教之。後官江南巡撫。爲名臣。人服其識。疏證。卷八。

鄒平馬公驌。字宛斯。當代之學者也。司李淮郡。後改任靈壁令。余以癸丑東歸。令刻本作己丑。案靈壁縣志。馬君以康熙八年任。池北偶談云。宛斯康熙癸丑歲。卒於官。靈壁人皆爲制服。然則宛斯卽以是年之冬卒官矣。靈壁志又云。驌博極羣書。著作甚富。公退。卽張鐙升閣。手校心維。申旦不寐。積勞成疾。卒官。士民痛之。過其署中。秉燭縱談。因及尙書有今文古

文之別。爲具述先儒緒言。公不覺首肯。命隸急取尚書以來。既至。一白文。一蔡傳。置蔡傳於余前曰。子閱此。吾當爲子射覆之。自閱白文。首指堯典曰。此必今文。至大禹謨。便眉蹙曰。中多排語。不類今文體。恐是古文。歷數以至卷終。孰爲今文。孰爲古文。無不立驗。因拊髀歎息曰。若非先儒絕識。疑論及此。我等安能夢及。然猶幸有先儒之疑。而我輩尚能信及。恐世之不能信及者。又此比矣。復再三慨歎。余曰。公著繹史。引及尚書處。不可不分標出今文古文。公曰。然。今繹史有今文古文之名者。自余之言始也。

案今行繹史本。更無今文古文之別。秋濤案。今繹史卷首李清序。實作於康熙九年庚戌仲春。其劄剛當亦在是時。宛斯以八年任靈壁令。蓋甫官邑令。即以付梓也。中所引尚書惟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下注云今文無此二十八字。餘皆不注今文古文。則此爲未改定之本無疑。潛邱明言今本繹史有今文古文之分。是改定之本。潛邱嘗見之。乃今日反罕覯者。案分甘餘話云。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至蘇州。一日垂問故靈壁知縣馬驌所著繹史。命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版。明年四月。令人齎白金二百兩至本籍鄒平縣購版進入內府。人間無從見之矣。是改定之本。藏於內府。所以不著也。

疏證。卷六下。磬石山今在鳳陽府宿州靈壁縣北七十里。馬公驌云。又葛嶧山在今邳州西北六里。余以劉昭葛嶧山注。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證禹貢當在此。抑曾親至其地云。

十三年甲寅。三十九歲。

是年九月初六日母丁孺人卒。魏叔子閻氏本支敍。修齡子若璩。好學能文章。比喪母。蔬食三年。服既闋。哀其母不忍其父之獨處也。不入內。而臥起於父者又一年。父諭之。十反不肯去。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自題斷弦圖詩云。金徽欲拭意先孤。不待冰弦絕也無。惆悵臨風雙撒手。懷人只爲賞音殊。

十四年乙卯。四十歲。

劄記題詞。愚年四十。甫敢出臆見。集衆聞。用纂一帙。以示兒輩。夏。成孟子自齊至魯初解。

有贈超宗丈詩。五十高常侍。君尤老十年。案超宗長先生二十歲。知系此年作。

十五年丙辰。四十一歲。

生日展期啓。憶先君子六十初度。自注。康熙丙辰。重陽後一日也。時妻喪已除。而予小子母喪纔踰大祥之四日。先一月。姻友有謀來祝者。先君子聞之。頻顧進小子而命之曰。禮經。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然則吾不可聽子易其服。以稱吾觴。以忘汝母。其展期一年。古有展重陽。吾獨不可展生辰哉。越明年八月。寧都魏叔子在揚州。以文來祝。稱其達禮。且以江西及嶺南俗皆然爲徵。蓋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

年必從一而生大易貞元之義也在淮實自先君子始劄記有聞楊公西狩督學秦中遙有此寄之作關中秋色滿君忽動華鑣士莫輕捫蝨文尤重射雕積乒連二岳塵羽隔三橋不乏貂褕贈何由慰寂寥清祕述聞陝甘提學道楊西狩字華覲江西進賢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十五年任

施愚山是年有寄閻牛叟詩詩曰山月多清暉江淮同照曜洵美思公子潔身棲海嶠長吟枚叔里時把任生釣歲晏涉橫流中原紛虎豹叢桂還青青重看八公笑穆藏有愚山丙辰年詩手稿一册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丙辰予屆六旬再和李河濱志感詩元注三首錄一耆齡無碩望德薄媿如何入世年空大傷心事漸多冰弦前歲斷塵鏡幾時磨恨少齊眉案莊盆不忍歌

十六年丁巳四十二歲

魏昭士閻再彭七十序閻氏祖孫三世以詩古文名江淮間歲丁巳寧都魏世傚客京口再彭先生就吾仲父於廣陵未見傚手書扇面以寄斯時傚年二十有三先生見其所作文而謬以爲可學也心竊感焉乞言小奏家君以丙辰季秋晉六十戒閽人毋納祝者詞璩時未敢遽請今年丁巳九月十日復值初度璩先期進曰大人昨歲有成言今其時矣乞俯徇輿情以展哀水之歡幸甚家君始而戚既

而囅然曰。余何能達俗。汝不記丁未九月。爲二人稱觴時乎。余年五十一。汝母年五十。同在是月上旬。此有往例。汝今不逮事汝母。獨余蕭蕭白髮。其何以爲情。況今之月。猶昔之月也。存沒異視。將奚取必也。同稱庶愜老懷。璩退而自維。家君之思也。璩之思也。微家君言。璩詎敢忘。敬銜命拜懇先生。願賜一言。進之堂上。以慰嚴訓。以闡慈徽。仁孝之感。料大君子所不拒者。用陳梗概。以告於下執事。

陳其年集。有壽閻再彭六十一序。淮安閻再彭先生者。吾友百詩徵士之府君也。案先生時尚未詣潤詞之蕆。徵士之稱。蓋系後來刻集時追改。

魏叔子閻再彭六十序。淮安閻子再彭。壽六十有一。子若璩聞寧都魏禧來廣陵。奉書幣乞言以佐觴。又閻氏本支敍。歲丁巳。禧客揚州。閻君再彭修齡。自淮安奉其本支錄。謁禧爲敍。又曰。修齡修內行。篤念先祖惇敍二宗。年六十寒暑。考證繕寫。不貲其勞。冬成孟子自齊葬魯後解。

劄記。鏡月歸。余以先朝典故數事。逆難於令兄映碧先生。先生以爲聞所未聞。有僑札之譽。感賦一律敬寄。垂白李昭陽。經秋忽報章。焚餘周石鼓。劫後漢靈光。道大寧從闕。知深轉覺傷。何年荀氏子。御罷更登堂。秋濤案。與化李澤字鏡月。文定公春芳四世孫也。康熙乙酉舉人。著惇好堂集。映碧先生名清。崇禎辛未進士。鄞縣知縣。南都時官御史。上疏請追卹建文時殉難諸臣。得予祠謚。福王敗歸里。不仕。順治九年。曾爲馬驄御序繹史。康熙辛亥年七十

魏叔子作壽序戊午八十朱錫鬯爲作壽詩湯潛庵集有贈李映碧先生詩則在戊午後矣疏證卷四論代宗即世宗嘗私訝明既有世宗矣而宏光朝又上景帝號曰代宗不重出乎意牧齋宗伯掌邦禮或不應至此詒書與化李公清問之公復書曰此當日出顧琥屏手瑞屏時文名家未諳舊典宜來吾子之譏耳老夫耄矣幸及未死得聞高論其虛懷如此洵有前輩風範云卽此詩本事也穆案此事又見劄記與陶崇司書不得其年以劄記書首有憶家居時云云故系之未應大科之前又案亭林餘集廟謚議臣聞當日南京新立邦禮繁多禮部尚書顧錫疇素不攷古一切謚號悉聽其門人謝復元撰定以不學之宗伯任委巷之小夫逞其胸臆目無旁人以至謚册一頒天下用爲譏笑云云較李公之言尤備

是年邵提學嘉允浙江人未進士乙歲考閻詠入山陽學第五名首題地道敏樹次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非商籍矣

十七年戊午四十三歲

正月有詔開博學鴻儒科中外官各舉所知徵詣闕下十月命人月給俸銀三兩米三斗至考試後停止

劄記有與劉超宗書云見開送單有仁和吳志伊詳顧譜深快人意作字與季貞云安得將杜于皇潛閻古古爾梅周茂三容茂三亦作鄧山明諸生善書工畫著有春渚堂集黎洲弟子也申堯孟贈周太望先生序茂山曰吾父服貧積學知天下將亂抱道絜身所以教兒子輩者不啻啻於纍組田宅而余裂冠爲浮屠放形方外爲里

人所匿笑。實以承懽耳云云。寧波府志。容性訢兜不韜。御史戴殿臣一見賞契。由是著名。後殿臣遊跡天童。海寇掠之去。容即倉皇奔赴以身質之。殿臣得返。而容代受刑梏足爲之跛。乘閒竊歸。乃從檮於詩古文詞。屈翁山大均、翁山事蹟詳顧譜。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公藏之名山之例。此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寘羅浮山應屈大均之請。姜西溟宸英、西溟別號湛園。慈谿人。結埼亭集湛園先生墓表。聖祖仁皇帝留心文學。先生之名早達宸聽。一日問侍臣曰。聞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仕邪。三布衣者。秀水朱先生竹垞。無錫嚴先生藕漁。及先生也。又嘗呼先生之字曰姜西溟。古文當今作者。會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內山葉公。與長洲韓公。相約連名上薦。而葉公適以宣召入禁中。浹月既出。則已無及矣。於是三布衣者。取其二而先生不與。彭躬庵士望、躬庵字公安。寧都人。著有恥躬堂集。易堂九子之冠也。邱邦士維屏、寧都人。亦易堂九子之一。魏叔子姊夫也。名與公安齊。晚尤精泰西算法。案餘客話。叔子爲文。非經邦士點定。不敢以示人。顧景范祖禹、漢學師承記。祖禹無錫人。徙居常熟。客於釣渚渡。依范九鼎。後居膠山。黃守中家。人稱宛溪先生。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魏叔子序曰。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迹。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一一如目見。疏證卷六下。景范地志之學。蓋出於劉超宗某、案超宗名埰。山陽人。康熙中歲貢生。官青陽訓導。劉記與超宗辯難之家譯人耕石先生。名柔謙。字剛中。著山居贅論。札最多。又有酬超宗丈見贈詩。結句云。籍戎方共難。自注。超宗正長余二十歲。顧寧人炎武、嚴蓀友繩孫、蓀友號藕漁。無錫人。江南通志。繩孫以詩古文詞擅名。早棄諸生。舉博學鴻儒試日。賦一詩而出。聖祖特命授檢討。辭數也。在明史館纂隱逸傳。容與藕籍多自道其志行。著有秋水集。彭旡琴桂、溧陽人。著有初蓉閣詩集。京口耆舊集。鴻博之薦。旡琴以母疾力辭。案國朝詩別裁集。選桂夜飲閣再彭席上。聽孫良侯擣鼓長歌。及答懷閣再彭七律。顧梁汾貞觀、梁汾一字華峯。無錫人。明吏部侍郎憲成曾孫。康熙壬子舉人。官中書舍人。著有積書巖集。顧震滄云。貞觀幼有異才。能詩。尤工樂府。少與吳江吳兆騫齊名。年二十餘。游京師。題詩寺壁云。落葉滿天聲似雨。鄉關何事不成眠。魏柏鄉見之。即日過訪。名遂大起。一輩數十人。盡登

啟事。齊集金馬門。眞可賀野無遺賢矣。

劉記。有奉贈邱曙戒先生詩。輕命嘗思倚北欄。君虞何地有彈冠。雲山故國初傳信。涕淚新知舊憶歡。瓊海謫來香案吏。金臺徙處法曹官。最憐詩律兼刑律。慘淡能令豪髮安。馮山公邱公曙戒傳。公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用。出判瓊州。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案已未詞科錄。鶴徵錄。皆不載保薦潛邱之人。以此詩推之。潛邱蓋邱公所薦也。是年潛邱仍回山西應鄉試。故有雲山故國之句。邱公爲大理。多所平反。故有結句。

是年先生當回太原應鄉試。闈題抑爲之不厭。至不能學也。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禹思天下有溺者一節。

疏證。卷八。余戊午應薦至京師。崑山顧炎武寧人時在富平。有自富平來。傳其新論者云云。案此蓋天生應薦至京。述亭林之言如此。天生事蹟詳顧譜。

劉記。與李天生書。十年仰止。昨始得晤於傅舍親寓。案傅謂青主先生。行述。十七年。應鴻詞制科。日與傅山人青主游處。劉記。有與傅青主二丈書曰。昨座上客有云。世傳關壯繆生於遠帝戊午日。月時竝同。案通鑒目錄。此年五月己卯朔。無戊午日。此札當在應制科時也。而反覆辯論。則李天生檢討。汪鈍翁編修爲多。劉記。余戊午己未間。在京師見汪苕文繆封公墓志。案封公爲修撰繆彤父慧隆字蘇書。

載及高祖謂之曰古人敍人家世皆自曾祖以下無及高祖者開及高祖亦必其名其事足書非空空僅及其名諱而已云云時若文恕甚有代之答者曰家先生本元人余曰近得柳文肅集於廟市亦自曾祖敍起渠非元人邪後見三刻堯峯文鈔此篇削去高祖諱某某五字案文載續稿卷廿四曾祖憲天秩考國維無高祖一代此又當爲書祖文廣一例耳事又見與汪舟次書舟次名楫號悔齋休寧人己未召試一等授檢討官至福建布政使有悔齋集淮海英靈集悔齋以檢討奉命册封琉球爲其國撰孔子廟碑有餽賂卻不受國人建卻金亭志之

困學紀聞箋後序康熙戊午己未間家大人應博學鴻詞之薦入都時宇內名宿鱗集而家大人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爲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或有問說部書最便觀者誰弟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書困學紀聞乎近常熟顧仲恭以演繁露並稱非其倫也由是海內始知尊尚此書

王山史北行日札戊午十一月有答閻百詩書曰三王並封雖舉朝具疏然其中旋轉仍賴首相故北海上書文肅力爭之而其事終寢則文肅之力居多拙作所指蓋謂此耳非謂其上書天子且舉此者借一端以美馮氏亦非論述當日並封事也不斐之文過蒙留意一語質定不厭再三足下有心人眞吾師矣案山史賀馮易齋相國七十壽序有云萬歷時裴江王文肅以三王並封之議爲衆所不與有上書力爭者文肅引咎自陳云左庶子馮某告臣如此卽公之從伯祖天下所稱爲北海先生者也云云疏證卷四余雅愛太史公藏之名山之例此

疏證第四卷成時別錄四本一寄眞太華山頂友人王宏撰司之　劄記又有與山史書論王紹徽點將錄事當亦在此年　又與劉超宗書向見亡友張季望兄手錄欽定逆案云係先生家本家父多致意奉假尊本一錄舍下久有此書今亡之矣云云季望名新棟山陽人順治庚子副榜著有頤庵集

是年有贈何崑孚會稽詩淮安志何源潛字崑孚山陽人由貢生授建寧府通判值耿逆背叛家屬盡陷賊中隻身赴浙江請兵陳恢復大計隨大兵進剿賊敗以功授紹興府知府後改馬湖府陞浙江督糧參政按崑孚子而渠潛邱婿也耿精忠以康熙十三年叛十五年降十六年伏誅此詩當作於初授紹興知府時又第六句云暫對寒流旅思閒第八句曰聲華明日滿燕山則是十七年潛邱應薦入都時與崑孚同行也

有送張大理雲翼歸省及娶二首竹垞有送張大理雲翼省親卓蘭結婚作編在明年已未案孫豹人戊午七言絕句有贈張又南廷尉兼送之歸娶詩六首卓林年譜是年冬張又南廷尉承父命來聘往閩州堅辭之則竹垞此詩乃誤編也　李子德受祺堂集有張廷尉又南省親畢迎娶還朝詩以紀之四首自注廷尉外舅爲寧夏提督趙將軍擊之

有贈舒漢雯舍人詩結句云倘得恩叨鳳池上明春恭和早朝詩贈胡又弓學士詩疑亦此年作又弓名簡敏沭陽人順治乙未進士

有酬蔡子構南歸留別諸同學見贈之作首句云後先同作帝城游結句云笑爾枉將車笠約長才寧獨滯林邱覈其語意當是此年冬作子構名爾趾山陽人康熙中歲貢晚官祁門訓導西河集有奉贈蔡二爾趾七古及爲其母徐太君八十壽序又曰嶽瀆饒經術風流四裔吾不如蔡子構

有送陳子度之任太原二首次首有句云半菽還先多士飢自注時待詔諸公議

給食用。按子度名楷時爲山西布政司經歷罷右道台孫之子。復申舍人之外舅也。

有贈陳解人詩。莫笑巢由拜馬前。今朝徵君尤可憐。閩南候火接天起。薊北聘書任壁懸。羨子麻衣能感衆。經時旌節得稱賢。一身往返萬餘里。泣向慈仁老樹邊。按解人亦字解庵。已未詞科錄。陳學夔字解庵。福建侯官人。康熙己酉舉人。襲煒萇林筆談。解庵當耿逆變作。抗節匿橘園三年。不受逆職。尊丁父艱。少司寇任公克溥首薦。應詔薦牘云。昔長安賣賦。洛陽之紙頓貴。今全節罵賊。睢陽之舌猶存。時服未闋。郡縣逼迫。匍匐赴京。顧乞終喪。得請歸。後授寧陽令。遷兵部主事。案此詩或作於己未春首。

西河兌閣詞序云。余游淮時。閻子牛叟與丁少君。惇伉儷之好。作兌閣十闋。索余和。余未有以應也。閱十八年。余赴召至京。牛叟年六十。丁夫人已亡。其嗣君百詩。重貽書并幣。專使赴長安。請和前詞。蓋欲以承尊人歡。當稱觴地也。余始理其詞。對使和去。其十闋皆有題。依題演義。不自解工拙。牛叟知我。定有以諒之耳。秋濤案。兌閣十闋。乃牛叟先生悼亡之作。此獨以爲惇伉儷之好之詞。殊不可解。然於采菱一闋仍引牛叟原注。味其語意。其爲悼亡明甚。西河著作。往往於數行之閒。而自相矛盾。類如此。

十八年己未。四十四歲。

三月初一日。召試諸徵士於太和殿。璿璣玉衡賦。并四六序。省耕排律二十韻。

先生報罷。仍寓京師。北行日札。賀閻牛叟先生壽序。閻子百詩。今之所謂博學君子也。應詔入都。與余數相往來。己未春。乞予言爲其尊人牛叟先生壽。而以先生之命。將於稱觴之日。並追饗其母丁孺人。時先生年六十有三矣。初度之辰。在九月十日。先是友人魏君冰叔。李君子德。既各有作云云。（案子德作未見。）又與閻百詩札曰。承命爲尊君先生壽文。竊以哀樂不並用。古之訓也。誠如此。卽有以得乎尊君之心。而恐難乎其爲吾子之色。若漆園吏之說。固不敢爲尊君道。而吾子孝思無已。將欲爲終身之喪焉。夫固有太夫人之忌日在矣。又書壽序後曰。余爲賀牛叟先生壽序成。寄之淮上。先生曰。休矣。吾昔者有餘哀。將慰吾子稱觴之情。而不忘吾偕老之盟。故有是舉也。豈今復爾邪。於是百詩札來告余以故。余乃謝曰。此余之所謂得閒而有請者。然而疏矣。是余之過也。而先生之行。則何其典而中乎。昔余在淮上。得交萬年少。邱如磐輩。今於燕臺。復識百詩。質疑問難。有朋友之樂焉。顧獨恨未獲從先生游也云云。又與百詩書曰。前讀乞言引。謂今復舉斯禮焉。遂爾下筆。今接來札。爽然自失。如命復作數語書於後。亦可見吾輩相與之誼。其不敢苟如此。（疏證。卷二。）魯詩亡於西晉。近代復出申公培詩說。己未在京師。一徵君著詩論。多所采獲。予爲證明之曰。班書杜欽傳。關雎爲歎康王之后。臣瓚曰。此魯詩。谷永傳

閻妻驕扇注。以爲魯詩。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也。禮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鄭康成注記時。尙未得毛傳。故用魯詩曰。此衞夫人定姜之詩也。劉向列女傳正同。蓋向家世魯詩故。句今詩說關雎仍屬太姒。燕燕仍莊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與毛詩合。分明是後人襲用毛詩。脫誤如此。不待細攻。案劉記。與宋既庭書承示詩論八篇。內及魯申公詩說。此出近代僞書之尤者也云云。與疏證所舉一一相符。然則此徵君卽既庭也。劉記有宗安至自興化。侍既庭消息詩。既庭名實穎號湘尹。長洲人。順治辛卯舉人。官興化縣教諭。著有老易軒、讀書堂、玉磬山房等集。又一徵君自誇家有世本。未攜至京師。余曰。世本朱子時已失傳。據班志凡十五篇。見周禮禮記注疏者。有作篇。左氏疏者。有氏姓篇。史記注者。有居篇。君家本是如是否。然則其僞又不待辨。揚子法言有言。夫欲售僞者。必假眞。眞之不假。僞將安售。吾知其立敗爾矣。疏證。卷四。己未留京師。富平李因篤天生告予曰。晉用夏正。子知之乎。予曰。然。天生曰。周天王固許之用也。觀定四年。啓以夏正。疆以戎索。可見。予曰。左氏乃政字。非正字。卽政與正通。然則于伯禽康叔曰。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魯衞乃又建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語塞。秋濤案。天生平日必素持此論。潛邱劄記云。杜撰故事。莫甚於李天生。四庫書目提要云。其所謂杜撰故事者。今不可考。姑存其說。可矣。竊謂潛邱所說。當卽指此類事也。釋地。己未。余以薦舉。留京師久。日以論學爲事。有以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爲朱子采入集注。似可

信來問者。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未可知。然論語敍其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實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弓多誣。莫此爲甚。劄記。題益智錄。此書刻成之五年。余至京師得之。長夏無營。披閱一過。惜未及刊其誤。遠寄兒輩。爲我置眷西堂。潛邱老人記。或問余。子年四十四。何得稱老。余曰。杜詩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閽。時年正四十。已云爾矣。又記。案牛叟先生時尙存。此語不可爲典要。

與徐勝力書。昨過談。偶及季悼子未執政。蓋死於武子手。故經未書其卒。先生盛氣欲辯。已而中止。弟不覺匿笑。得毋見弟在失意中少寬假。然此非所論於學問也。案此書蓋在大科報罷之後。勝力名嘉炎。號花隱。秀水監生。己未召試二等。授檢討。官至內閣學士。

與陸翼王書。近者三月御試。有進三不如之說於上前。以毀百四十三人者。上意寖衰。一時譁然。以爲與李林甫表賀野無遺賢無異。翼王事蹟見顧譜。

與徐電發書。令宗兄勝力先生來談。因及元儒黃澤趙汸之學云云。又曰。猶憶故山有來問五十八人物何如者。弟答以吳志伊之博覽。徐勝力之強記。可

稱雙絕。若李天生之杜撰故事。汪苕文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三。案輿勝力論黃趙之學。又見疏證卷八五十人者。大科入選之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也。電發名鈱。號拙存。又號虹亭。晚號楓江漁父。吳江人。國學生。召試二等。授檢討。著有南洲艸堂集。續本事詞。苑叢詞。菊莊詞。

是年有王昊廬宮詹招飲話舊一首。案李秋錦已未年有贈王昊廬宮詹詩。知此亦同也。詳詩意當在未試之前。王山史北行日札。己未年有答王昊廬太史柬曰。承手教。益感垂注之殷。然宏撰衰病。伏跡不能與於燕飲久矣。敢因以辭。案卽潛邱良年賦詩話舊之會也。有寄贈高澹人舍人詩。澹人名士奇。號江村。錢塘人。以御試鑓昊廬名澤宏。字涓來。黃岡人。順治乙未進士。官至禮部尚書。王書法。直南書房。授中書舍人。累官禮部侍郎。謚文恪。隨鑾集省耕詩序。康熙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御試博學鴻詞科於太和殿。命臣英、臣士奇、臣訥、在大內南書房賦。案舍人於明年庚申。擢官侍講。此仍稱舍人。則必已未年事也。柳南隨筆。康熙丁巳戊午間。入覲得官者甚衆。繼復薦舉博學鴻儒。於是隱逸之士。亦爭趨輦轂。惟恐不與。四明姜西溟有詩云。北闕已成輸粟尉。西山猶貢采薇人。時以爲實錄。今案潛邱詩云。朝飲新豐酒未殘。驚開捷徑五雲端。正與西溟同意。時潛邱蓋已報罷。故有聖主應教有夢難之句。結句云。一德由來契若蘭。自注。懋勤殿有秋蘭。舍人獻賦焉。案此賦載江邨經進文稿。云寄贈者。江邨於此年五月扈幸西山潭柘寺。潛邱贈詩。當卽在此時也。有偶讀唐人李郢登第後爲妻作生日寄意詩。戲簡毅文一首。題下自注。重陽前一日。爲毅文內子初度。毅文有詩寄內。案毅文名鴻烈。號涇源。山陽人。由廩監生已未召試二等。授檢討。知系此年作。又有九日和張毅文卽席韻一首。和毅文移寓。待尊甫吏部公來京之作一首。毅文尊甫名新標。字鞠存。順治己丑進士。又題下注曰。嵇杭州。其外舅也。

亦將至案淮安志稽宗孟字子霞安東人崇禎丙子舉人國初官杭州府知府已未與鞫存吏部俱以鴻博徵故潛邱贈舒舍人詩有句云漸聽故人蒲穀轉自注謂稽張兩公時兩公俱以老病辭不就試故至九月始來京也又口占贈毅文

一首結句云爾從家學擩染久射策金門恩拜偏

竹垞集是年有酬閻某詩曰烈火燔帝竹奉鏡忽以淪番番濟南客後死耄而勤脗筦傳少女商落餘空齦掌故潁川來何由聽其眞所怪張歐陽疑義默不申金絲魯宮鄉蝌蚪蟠輪囷俄遭巫蠱發竹簡迹久湮梅生千載後一一紛羅陳其餘航頭字捃摭亦有因譬若完衣裳安用重補綴文從義顯晦體殊絕蹤塵孔書既咸在謨誥恆鮮新何人正今僞去險歸溫純此義誠難知疑者頗相循閻生幷州彥徘宅清淮濱昨年應詔至旅食春明春小心對縫掖餘勇刺古人示我一編書其言狂且醇詮家援王吳百氏搜墨荀幽室抉裘奧希音辨韶鈞雖爲見者賤猶勝徒呫呻吾生嬾述作老矣潛悲辛君非漢井丹經義何紛綸況有紈扇詠贈我情彌親客子寓招提不出動旬春冰玉河裂卉暖波粼粼紅杏舒絮條翠嵐壓重闉相期出郭游西山恣巡逡馬騑劇談九皇八八民醒卽坐松石醉卽臥花茵

疏證，卷五上。錫鬯生平不敢疑古文見諸贈余詩。又，卷八上。錫鬯近撰經義考雖漸爲愚見所轉移終不透。

十九年庚申四十五歲。

錢傳十七年應博學鴻詞科不第在都門與汪編修琬交。汪著五服攷異成。先生糾其謬數條。略見劄記六與陶紫司書及陸冰修書紫司名元淳字子師常熟人康熙戊辰進士廣東昌化縣知縣著有南屏集釋地有與紫司論太王翦商事秦眷峴山人陶子師墓志君游京師徐健庵尚書雅重君爲之延譽名日以高而其同邑翁尚書者亦羨君名延之邸第然君性剛直每與尚書忤以是尚書轉銜之康熙己未開鴻詞科光祿何公以君名上君已先期出都門道騎追君還復以病告戊辰殿試讀卷諸公俱歎爲奇才以請減蘇松浮糧語激直拗置二甲時徐公元文爲明史館總裁欲留君竟歸冰修名嘉淑海寧人有辛齋遺稿又與江辰六書承面問鈍翁長子埰卒以幼子穀詒爲之後名之曰檴是說也於禮安乎否乎云云辰六名闓欽縣人貴州貴陽籍康熙癸卯舉人吳菌次之壻也官解州知州著有河汾集汪意不懌謂人曰百詩有親在而喋喋言喪禮可乎。案困學紀聞箋已未庚申在京師與汪鈍翁論喪禮不合鈍翁詆余云云先生應之曰王伯厚嘗云夏侯勝善說禮服謂禮之喪服也蕭望之以禮服授皇太子則漢世不以喪服爲諱也唐之姦臣以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恤一篇識者非之講經之家豈可拾其唾餘乎。徐尚書乾學因問於經亦有徵乎。案健庵時以修纂領明史館總裁因學紀聞箋徐原一宮贊曰於史有徵矣於經亦有徵乎君其思之徐退而思得二事云云宮贊擊節曰雖百喙亦不能解矣先生曰案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申曾子次子

也。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夫孔子歿。子張尚存。見於孟子。子張死。而曾子方喪母。則孔子時。曾子母在可知。記所載曾子問一篇。正其親在時也。徐大歎服。案方望溪有與先生書云。昨所論曾子問一篇。乃母在時所講。可正子瞻所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

即邀至邸延爲上客。每詩文成。必屬裁定。合肥李公天馥亦言。詩文不經百詩勘定。未可輕易示人。案湖北時官內閣學士。事蹟詳順譜。劉記有承聞合肥相國以生平文筆。非得閻某校定不免謬誤。敬賦一首。

山陽詩徵。載牛叟先生庚申二月十二日。顧種紙、朱二玉、程婁東、過眷西堂。分賦花朝喜晴詩。行春虛度復南囘。爲惜春光共舉杯。客至扶笻偏與健。狂來縱酒莫生哀。郊原想已紅連樹。庭砌從教綠滿苔。最喜花朝晴兆稔。稻花香勝百花開。

二十年辛酉。四十六歲。

陸清獻日記。辛酉七月初二。至常熟。會黃子鴻言。無錫顧禹錫字景範。有方輿錄最精詳。今館於徐健庵家。穆案。清獻蓋初聞宛溪之名。故名字書目皆舛。采此以著潛邱與宛溪聚合蹤蹟也。彭躬庵徐健庵春坊五十壽序。庚申八月余在吳江尸山徐子藝初章仲二孝廉遺書使因顧子景范迎余居其家。又云公既延武林陸子拒石太倉顧子伊人與共晨夕。欣賞析疑。及四方士過從。禮之無倦。而虞山顧景汾。不求聞達。落落人外。惟潛心方輿紀要一書。公禮而致之。不煩以事聽自纂述。更爲具牋帨筆札書吏。以相佽助。案拒石名繁昭。錢塘布衣。伊人名湄。亭林族子也。

京師久。遇有從寧古塔來者。詢其風土云。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松樹榆樹。枝既枯墮入江。爲波浪所激盪。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箭鏃。榆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顚之陰及黑松林。偏生楛木。可取以爲矢。質堅而直。不爲燥溼所移。又有鳥曰海東青。卽隼也。予固請得一石砮以歸。

案此事潛邱當是聞之吳漢槎兆騫。秋笳集長白山賦。倍亥步之未跡。知禹粟之莫豎。自注。自山麓至半山。皆黑松林。亙三百餘里。不見日月。樹根相糾如網。地皆深淖。馬行七日乃止。又賦云。人蔘抗莖於椴陰。良楛挺等於松陽。自注。人蔘生於椴樹之陰。石崖外松林。極目其間。環生楛矢。卽肅愼氏矢也。渡混同江詩云。部餘石砮雄風在。地是金源霸業開。登西閣詩云。半空長白雪。極目大荒雲。自注。長白山在寧古之西。高二百餘里。夏有積雪。與疏證所記語語符合。漁洋池北偶談。亦記得石砮事。曰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砮。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愼之矢也。又一條云。余嘗見吳江吳孝廉漢槎自塞外攜來石砮。形如礪石。色如燒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所記與疏證同。但語互有詳略耳。漢槎之東還也。由健庵爲之納綏。當與潛邱同客碧山堂。則其所遇爲漢槎無疑。又與漢槎同時戍寧古塔。而爲潛邱之執友者。尙有方坦庵拱乾。然坦庵放歸較早。潛邱於乙巳過維揚訪之。且劄記稱坦庵東還。遇家君。誦拙詩甚多。不應於此事轉諱其名。而坦庵所著絕域紀略。亦無一語與疏證之言相應。故決知非聞諸坦庵矣。漢槎入關後。客京師不久。卽南旋。故查初白壬戌年有過漢槎禾城寓樓詩。漁洋癸亥年有寄漢槎之作。旋復化去。故其子振臣秋笳集跋曰。何圖乍人玉門。遽捐館舍。然則閻吳相遇。卽在辛酉之歲。亦無疑也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七歲。

行述二十一年客福建。疏證卷五上。余至福建會城見荷蘭國人之游於市者皆以綵帛纏其足出脛以上至膝整比異常非似行縢之蓬鬆因想見古者邪幅之制。秋濤案皇朝文獻通考及會典荷蘭於順治十三年始入貢道廣東期以八年一貢康熙三年以助剿金門廈門詔賚國王以下銀幣有差許令兩歲一貿易於粵閩二省五年停止兩歲貿易仍於入貢之年准其互市六年違例由福建入部議以後飭令由廣東入二十三年助平臺灣二十五年入貢以粵海道近而險閩海道遠而穩乞仍改由福建詔可自後職貢維謹池北偶談云荷蘭於康熙六年入貢今二十五年臺灣平其王復遣使入貢云云是臺灣平後貢使入賀自當即由福建然是二十五年非二十一年也竊謂荷蘭貢道雖於二十五年始改而中閒互市助剿闌入之事多在閩地時時弗絕類皆在海上惟入貢之年始得至會城二十一年非貢期而潛邱於會城見之者蓋平臺之前檄諭助剿其國必先有使臣至省垣也嘗舉一事證之康熙三年始檄夾剿金廈而張學禮使琉球記云二年四月抵閩閩視船隻詢舵工所來云有紅毛國進貢請兵船數隻已回留三隻現泊江上隨往泊所視之云云然則夾剿雖由檄諭實因彼國先來請兵請兵之船至閩境實在夾剿之前一年以是知甲子平臺之役亦必荷蘭先來請兵始檄其夾剿故二十一年得有荷蘭人至會城也臺灣本荷蘭所據鄭氏攘而有之故荷蘭每欲請兵藉攄報復之忿於當日情事極合且平臺後帥臣有臺地必不可棄一疏亦因時議欲將臺地畀荷蘭而發則助剿爲荷蘭所自請斯又灼然可證者

王山史山志壬戌夏予在海州接閻百詩手札云亭林於春初歿於曲沃。

淮山肆雅是年趙宗師崙山東人戊戌進士歲考淮安取閻訓慤入學首題子之武城至而笑次題其事則齊桓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八歲。

行述。客福建方歸。司寇公來。邀復至京師。公家盛賓客。客皆當世魁士。而賢重府君逾常等。疏證。卷一。

按東坡紀年錄。元符三年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勢甚危險。起坐四顧。所撰易書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拊之而歎曰。天未欲喪是也。吾儕必濟。已而果然。余每歎古人之以著述免患難如此。癸亥秋。將北上。先四五月間。淨寫此疏證第一卷成。六月。攜往吳門。於二十二日夜半。泊武進郭外。舟忽覆。自分已無生理。惟私念曰。疏證雖多副本在京師。然未若此本爲定。天其或不欲示後人以璞乎。吾當邀東坡例以濟。越次日達岸。往告吾友陳玉璂賡明。賡明喜曰。此盛事。不可以不記。幷記於此。玉璂號椒峯。武進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著有學文堂集。王晫今世說。椒峯少有大志。凡天文、地志、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爛熟。言之娓娓。賓客輻輳。應酬旁午。以至彈琴投壺嬉戲之事。靡所不爲。偶有觸發爲詩文。旬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遜其才。比之劉穆之云。已未詞科錄。秦瀛案。先生家太湖之馬蹟山。即夫椒山。故以椒峯自號。與邵青門交善。所居有磨墨、青門用少陵游何將軍山林韻十首寄題。疏證卷八有與武進周叟論召公書事。未詳周叟何人。劉記有訂五歸述所見詩。訂五鄒氏名祇謨。號程村。順治戊戌進士。有遠志齋集。亦武進人也。又疏證卷六下有舟過武進。飲於一友人家。論滕王閣序南昌故郡事。未知所謂。友人即椒峯否。又有舟中讀干寶晉紀兒子詠在側一條。越明年。余得吳中水利全書一條。均不得其年。附識於此。

陸清獻

日記。癸亥十一月三十日。淮安閻百詩來會。言顧寧人已不在。所著音學五書。方在刊刻。案清獻於是年服除入京時選得靈壽將赴任也。竹垞年譜亦記是年十一月陸公龍其來會。

疏證。卷五上　余嘗有感南沙熊氏將注春秋。先求明厤。其明志錄序曰。於是問厤於劉仲敬。以正諸家之失。并列所課而正之。癸亥三載。於京師。案蓋謂癸亥、甲子、乙丑此三載在京師也。就吳任臣志伊學厤。歸而交秦淵雲九里。中益研窮之久之。始得通其術。阮太傅疇人傳若璩通時憲及授時法。嘗據算術以證古文尚書之僞。其它以步算攷證經義甚多。論曰。上古積年。據史記則託始共和。據漢書則斷自武王伐紂。至於夏殷以前。荒遠難稽。馬班所弗道。攷古者存而不論可也。詩十月之交。朔食辛卯。在幽王六年。其積算班班可攷。故可以近法推之。若羣征辰弗集於房一節。出於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耶。閻君經學名家。其於步算。蓋餘事耳。劉記有與戴唐器書曰。昨同雲九兄游紫極宮。登稈知節墓。慨想林靈素如昨。日呂洞賓不可得遇。求掩關井。亦湮無迹。爲之低回而不能去。又有與雲九食蟹。告以子瞻在揚州。以此寄先龍圖公。少游詩。送雲九還錫山詩。疇人傳。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書八册。閻徵君尚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說。未審即一人否也。穆案疏證卷六上。稱雲九爲金壇蔡仲全弟子。

疏證。卷七　癸亥甲子。晤吾友胡朏明京師。案此閻胡會合之始。朏明名渭。初名渭生。號東樵。德清人。曾祖友信。世所稱恩泉先生也。

釋地。胡朏明客京師。余時以書求助於朏明。久之方肯艸數條以應。中有余百思不到者。秋濤案此亦初會時事。

劄記。與劉超宗書。晚疑俄羅斯國。必非羅刹國混爲一者。京師貴人不

考故也。今讀隋書。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晚親見其國來降人。何曾此等形狀。婆利國在東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屬南蠻不屬東夷北也。至俄羅斯。當另考以聞。

案俞理初俄羅斯佐領考。八旗通志旗分志云。鑲黃旗滿洲第四參領之第十七佐領。係康熙二十二年。以尼布綽地方取來鄂羅斯三十一人。及順治五年來歸之伍朗格里康熙七年之宜番等。編爲半箇佐領。後二次又取來俄羅斯七十人。遂編爲整佐領。案伍朗格里宜番等。皆自拔來歸者。平定羅刹方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四月。羅刹殺斐雅喀居民。留嫚書而去。七月甲申。瑪拉等送所獲羅刹五人。又送二十六人至京。四裔考亦云。二十二年羅刹之衆。有過黑龍江者。降其兵目三十餘人。此即通志所言之三十一人。方略又言南岱攜至二人。則四裔考遺之。又言十一月癸未。上諭宜番近授驍騎尉。岳噶圖席圖頗及新投誠之吉里戈里岳佛那西馬克西木。俱授七品官。其新投誠內之岳佛那西費禮普。令驅驛至薩布素處。酌遣招撫。二十三年正月。薩布素令宜番等往諭。即以招撫米海羅等二十一人送京安插。是年七月。又獲羅刹一人。曰費岳多羅。送京安插。二十四年三月。獲羅刹噶瓦力剌等七人。逸去一人。五月。破雅克薩城。巴什里等四十人願降。此則通志所言。後二次之七十人也。七月。羅刹又遣裔番等四人。誘我俄羅春破獲。旋縱之歸。其噶瓦力剌等六人。亦於進兵時放之還南岱攜至之二人。亦縱歸。計所獲。順治五年一人。康熙七年宜番等二十二年三十三人。二十三年二十四年七十二人。而遣歸者十二人。燒得羅刹近百人。居東直門內胡家園衙衙。據之則羅刹降人。潛邱蓋於二十二、三、四年中。親見之也。理初未刻稿。又有一文。辯羅刹俄羅斯異同云。羅刹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刹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濱西海。西南包額納特珂克外羅刹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強盛。當佛時。羅刹王名阿修羅。欺陵佛井欺陵佛國。佛國江長之遇惡人。惡物皆以羅刹名之。故有在山羅刹。有在海羅刹。有飛天羅刹。皆假名羅刹。而於眞羅刹無與也。羅刹至今俄羅斯而極大。潛邱劄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刹。謂長安貴人爲不考圖蓋略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稱爲羅刹。何得謂

之定非也案理初此辯極明盡其云羅刹者紅毛諸番即隋書之羅刹國惟云圜盡略見其書則語近誣圜生平不譏佛書復申撰行述曰府君精究儒書不談內典是也其時俄羅斯尚阻聲教故止據隋書以與長安貴人辯耳俄羅斯即元史地里志西北隅鐵之阿羅思潛邱亦未攷得也穆於辛丑七月從永樂大典盡出元經世大典西北地圖以詔魏君默深刻入所輯海國圖志中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九歲

是年與黃子鴻初晤於碧山堂案碧山堂蓋健庵館客之別第查初白康熙庚辰有同朱悔人劉大山魏禹尹錢亮功馮文子方靈皋吳山嘉汪武曹諸子飲徐倚書碧山堂花下詩曰謝公別墅在城濠載酒曾陪飲興豪不料故人還客此猶能折柬致吾曹商量未定將歸燕搖落何堪舊種桃併墮平生知己淚廿年塵土一青袍時健庵卒且七年矣

疏證卷八

鄞萬斯同季野將輯古今喪禮通考以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實余甲子春寓東海公碧山堂爲說禮服中夜精思不覺忽得云云時季野寓處頗近不敢復語之矣案盍因駭喪禮雜問不滿於其師餘姚黃氏之經學爲季野所不悅也又案萬氏昆仲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皆梨洲弟子也斯選字公擇戴震器遲館於淮上最久季野先生父號石園皆與潛邱交契劄記有喜公擇見過詩有哭萬公擇五兄詩二首內有句云充宗經作箭季野史成箱允宗斯大字也　鮚埼亭集萬石園先生傳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薦力辭得免明年開局脩明史舉山徐學士元文延先生往時史局中徵士許以七品俸稱翰林院纂修官學士欲援其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覆審明史稿五百卷皆經手定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也嘗爲徐

閻邱乾學纂讀禮通考百六十卷。又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嗣刱折衷二卷。李厚庵曰。吾生平所見不過數子。若顧寧人萬季野閻百詩斯眞足以備石渠顧問之選者也。

劄記。憶甲子初夏。自碧山堂移徐公健庵寓邸。案健庵是年由侍講學士升詹事府少詹事。夜飲。言今日直起居上云。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此語自有出。既思不可得。又不敢上問。柰何。余對。丙午丁未間。重策論。讀宋陳傅良時論。有使功不如使過一節。通篇俱就秦穆公用孟明發揮。應是昔人論此事者作此語。第不見出何書耳。公曰博。越十五年。案是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讀唐書李靖傳。高祖謂靖逗留。詔斬之。許紹爲請而免。後率兵八百。破開州蠻冉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謂卽出此。又越五年。案是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讀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諫更始使者。勿斬太守。曰。夫使功者。不如使過。章懷太子賢注。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乃知全出於此處。甚矣學問之無窮。而人尤不可以無年也。公凡於余攷據辨析議論。輒手錄成帙。署曰碎金。以爲談助。惜此條不及入之也。案餘客話。盧日堂嘗手輯潛邱緒論一編。曰閻氏碎金。皆洞庭書局中辨論之事。今無傳。

釋地。初交何屺瞻。年甫二十四歲。案屺瞻生於順治十八年。名焯。號義門。崇明人。康熙癸未。恩賜進士。日與之上下議論。一日偶及時文曰。吾欲將有明三百年名家制義。凡看題錯。用事誤者。盡標

出爲一帙。蓋此乃代聖賢語氣。豈有聖賢口中。而使別字。用譌事者乎。因歷數之。得數十百條。今忽忽十有八年。遺忘殆盡云云。案後十有八年。是康熙四十年辛巳也。

沈季友檇李詩繫。季友字客子。號南疑。平湖人。康熙丁卯副榜。梅里李氏多才。符與、繩遠、良年齊名。時號三李。康熙甲子。余在京師。分虎亦館於瑤氏。案芝麓卒於康熙十二年。此爲仁和聖翔麟字衡圃時官御史分虎之詞友也。三李事蹟詳顧譜。往來唱和。月舉一會。同賦者皆江黃虞稷、虞稷字楙部。晉江人。流寓江寧。徐公肅薦與姜西溟、萬貞一、同入明史館。以諸生食七品俸。著有千頃堂書目。榕園集。案西溟入明史館。在壬戌年。楙部貞一。當從同次年癸亥。潛邱應健庵之聘。復來京師。意卽閻黃會合之始矣。疏證卷八。余讀焦氏筆乘。稱家有梅鷟尚書譜五卷。專攻古文之僞。將板行之。不果。求其譜。凡十載。得於友人黃虞稷家。急繕寫以來。大梁周在浚、在浚字雲客。櫟園侍郎之子。太原閻若璩、寧波萬言、言字貞一。季野伯兄斯年之子。由副榜貢生。豫脩明史。獨錢塘洪昇、昇字昉思。號稗畦。以作長生殿傳奇得名。嘉興周篁、篁字林於。號鷗塘。兄篔字青上。與竹垞爲詞友。河中吳雯、雯字天章。本遼陽人。父允升。順治乙酉順天舉人。逾成崇禎一朝長編。五年。選蒲州學正。乙未成進士。又明年。授臨潁令。已未薦舉博學鴻儒。不中選。著有蓮洋集。四庫書提要曰。雯天才雄駿。有鄉人元好問之遺風。遼陽佟世恩、武林王嗣槐、同里沈奕日。案奕日蓋融谷兄弟行。暨我兩人也。

魏昭士閣再彭七十序。當傚游燕都過淮。先生方失適。屏資客。聞傚至。蹶然出揖之。爲設酒食。兩孫咸侍坐。先生爲道其令子客燕。長孫歸三晉。與其先世所以僑居淮上。家計興替之由。且詢傚父子兄弟家世。及易堂先後輩甚悉。酒罷。以諸孫相屬。語懇款。幾令涕下。詰期。先生仲孫訓慤拜而言曰。王父六十有八矣。又二年而七十。子適過此。願豫乞一言。爲王父七十壽。

是年趙秋谷典試山西。長君詠中式第七名舉人。清祕述聞。康熙二十三年山西考官編修趙執信字秋谷。山東益都人。已未進士。兵部主事戴璽字爾玉。直隸玉田人。戊戌進士。題爲命裨諶一節。送往迎來三句。或勞心至義也。

馮山公景南還。設教淮安邱季貞家。前後凡十年。國史文苑傳。馮景浙江錢塘人。國子監生。康熙十七年。游京師。授經於侍郎項景襄家。二十三年。館侍郎金鼎家。因病南還。歸設教於淮安洗馬邱象隨家者十年。案季貞以廩監生。已未召試鴻博一等。授檢討。

二十四年乙丑。五十歲。

李分虎香艸居集。有閻百詩人日招集碧山堂。時令嗣復申從山右至。詩。河東劉墮酒。攜到劍門來。人日調蘭膳。賓筵勸竹杯。眞稱賢父子。況住好亭臺。似此春盤薦。須教盡醉回。案甲子乙丑閒。分虎皆在京師。復申以初正從山右至京。必是中後。

以公車北上也。

劄記。秀水徐善敬可、爲人撰春秋地名訖。問余成二年鞍之戰云云。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序。乙丑夏四月。奉命總裁春秋講義。因於纂紀之暇。博搜羣書而參考之云云。四庫書提要。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據閻若璩潛邱劄記。稱秀水徐勝敬可云云。則實士奇倩勝代作也。案勝當作善。撰提要者蓋誤合勝力敬可爲一人。胡朏明易圖明辨卷五。秀水徐善敬可。博覽精思。無所不通。而尤深於易。晚著書以發其蘊。有天易、義易、商易、周易、同縣朱太史彝尊名其書曰徐氏四易。敬可與余厚向在京師出以示余。歲庚午。與敬可讀書草齋。舉下方日效一得之愚。更訂是書。而敬可尋以病歸。卒於家。案敬可亦與修一統志事。竹垞庚午年送徐處士善南還詩曰。玉河新柳已堪攀。二月交亭送客還。十度洞庭游未足。今番眞作石公山。謂洞庭書局也。

劄記。答友人書曰。潘公印川治河工成。故老傳其要語曰。東去只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此二語平平無奇。竊恐神禹復生。不能易已前之治河者。雖勤勞十二載。專與此二語相反。不惟已不開下河。見人之開。必從而撓之。俾之去後已。周家橋在高堰南四十餘里。翟壩又在周家橋南二十餘里。皆堅築之。以捍淮東侵者。淮不東。則淮彊。淮彊則黃弱。然後由清口以達海。彼不惟周橋翟壩而已。且一帶盡圮之。以聽其衝溢。是以末局雖知建周壩。導淮入運河刷沙。運漸深濬。然不過暫時策耳。豈經久之

道哉。今惟當確遵邱川名言，廣開海口，堅塞周橋，斯無事矣。或曰：海不可濬，潮汐往來，人力難以施工。然舊口皆係積沙，水力自能衝刷，故海無可濬之理，惟導河以歸之海，則以水治水，導河即濬海之策也。然河非專以人力導也，欲順其性，先懼其溢，惟繕治隄防，俾無旁決，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治隄即導河之策也。或曰：海高於內，水不可下，不知江南江北，弟曾徧歷，凡瀕海之地，比之腹內特高，但濬治倍深，無礙乎水之東注矣。案國史靳輔傳，康熙二十四年，上念高郵寶應諸州縣湖水泛溢，民田被淹，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龍、永寧人，諳清端經理海口及下河事，輔疏言下河卑於海潮五尺，疏海口則引潮內侵，大不便，請自高郵城東車邏壩築長堤二，歷興化白駒場至海口，束所泄之水入海，隄內涸出田畝，丈量還民，其餘田招民屯墾，以抵經費，上召輔及成龍進京，成龍力主開濬海口故道，輔仍議築長堤，時寶應人侍讀喬萊奏輔議非是，乃命尚書薩穆哈等往勘，視尋以開海口無益，回奏。會江寧巡撫湯斌入爲尚書，奏下河宜疏濬，上命侍郎孫在豐往董其事云云。先生此書，與于湯諸公議合，當亦在是年。喬與先生爲姻兄弟，所見尤應相同，故劉記又載示兒詠及孫學翼學林詩曰：一般博學兩詞林，死後猶垂濟物心。自注：謂喬石林夫亦曰石林之議，與己正同耳。喬議見淮次耕所作石林墓志。湯文正集有與孫屺瞻論濬下河事。

二十五年丙寅，五十一歲。

是年健庵以禮部侍郎充一統志、會典、明史三館總裁。趙志、崑山徐尚書以文章被眷遇，領纂修數局，所邀與商略，皆天下名士，而先生爲首，周旋累年，敬禮不衰。

劄記。有送金道州之官馬平。兼簡沈融谷來賓詩。題下注。追錄丙寅春作。案廣西通志職官表。康熙二十一年。金人望。江南安東人。馬平知縣。二十三年。沈皞日。浙江平湖人。來賓知縣。融谷、皞日字也。又號茶星。平湖貢生。與竹垞迦陵爲詞友。宰來賓天長。歷辰州郡丞。高江村有送沈皞日之任來賓序。案人望壬戌已選馬平。何以至丙寅春始之任。而通志職官表。二十五年。馬平知縣。又已選朱廷鈴。不可解也。淮安府志。金人望字道騶。宋東人。康熙壬子。副榜貢生。任長武令。升同州知州。充己卯鄉試同考官。副榜入闈自此始。晉莊浪同知。遷甯慶邊巡軍興旁午。肆應略無支詘。時親王領軍者褒獎特至。尋以老病乞休。不允。遂卒於官。案志載人望宰長武以後事。而不言其曾宰馬平。以己卯充鄉試同考官推之。己卯爲康熙三十八年。則是宰馬平後。以故去官。改選得長武也。劄記又有題道州帑游艸詩曰。地脈羣尊岱。星文獨重奎。又曰。校藝分黎火。論交牛馬蹄。則道州又嘗聘充山東鄉試同考官。惜其年不可考矣。秋濤案茶餘客話載。金道州人望令長武。答鈕玉樵書一首。自敘宰馬平前後事頗詳。足補淮安志之闕。有云。君袍方綠。我服猶緇。佯羨馬上之韓。巾多翠縷。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是道州應試不偶。注選而得馬平也。又云。懼忌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於時江邊舶艦。尚插旌旗。嶺上烽煙。如毒霧。艱戾萬里。荏苒三年。辱滯侯之招。簡竊駢語以飛翰。節備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頃在任之遘亡。百劫猶留殘喘。此是去馬平後羈滯湘江始末也。又云。爰束帶而重瞻三殿。又極巍峨閶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偏處蕭瑟閒閑之地。滄與未遂毛檄遠征。劄郊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此則由湖湘復入都注選。而得長武之始末也。阮吾山謂道州題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邴原七月天。未幾以受代星誤去。計其時止七閱月耳。云云。跡道州一生宦海浮沈。壯懷落莫。蓋亦不得志之士。然志稱其令長武後。復官莊浪同知。則吾山所云詩讖。殆專指官長武月日耳。

劄記。與石企齋書。金道州赴任柳州。余以故太守章大力先生成神於彼。如羅池廟碑事。不可不隆其祀。孰知道州到日。大力夫婦旅襯四十餘年。竟無資之葬者。道州慨然捐俸

且致書撫州太守。俾葬二柩於祖墓之次。千古高義。令人感泣。案輿地紀勝書又云。一好友爲河間太守幕客。來辭行。弟以河間獻王德祠墓更新爲託。已力任。未詳好友爲誰。

是年牛叟先生年七十。邵子湘青門篳門。子湘名長衡。武進縣人。閻再彭先生七十壽序。余友閻百詩尊人再彭先生。今年壽七十。誕以九月某日。又曰。先生生明神宗之季。當是時。以貴公子。負海內盛名。年未及壯。遭離變故。絕意仕宦。讀書隱居終其身。蓋自甲申迄今四十餘年。而先生年亦七十矣。百詩以博學名聞於朝。文孫繼登賢書云云。又有答閻百詩書曰。使者齎尺函走六百里。而索言於僕。竊計尊公先生壽辰。佳文充棟。海內能言之士。大略在是矣。以拙文廁其間。寥寥未稱云云。又曰。敝鄉黃敉公進士。有體有用儒者。今日科目中。求此種人。尤不多得。聞今歲授徒淮陰。不可不一相見。

有席上贈賈五鉉古詩二首。鉉近刻作鉉。案鉉字右旁爲聖祖廟諱。字必有譌。曝書亭集。丙寅年有題賈院判鉉畫荷二絕句。嘉興楊謙注。鉉字玉萬。號可齋。臨汾人。工竹石。及折枝花。喜用瘦筆乾墨。出守黃州。嘗畫竹題識。命工人鐫諸石。置赤壁。疑潛邱贈詩。亦即此人。五其伯仲之序。鉉其名也。贈詩何年。無從忖度。姑從竹垞之例。附識丙寅年末。以諗知者。竹垞丁丑年。又有寄賈黃州鉉詩。亦是從之乞畫。潛邱二詩。更不言其工畫。首章曰。偉節不西行。黨禍終莫解。舉世名韓門。惑

與曰復載誰知千載間此事一而再聞語復見人儼若尚書在欣然倒衣迎盡呼兒女拜恭承道義交永締骨肉愛鐙花何燦爛談笑殊相對吾老忽少壯樂哉今夕會繹詩意則竝亦志節慷慨之士惜不得其本事容更訪之平陽人次章曰吾生著讀書不以老而倦奧篇乃隱帙倍文如覩面家藏苦未足假借遭人賤思儻春明居願謝王翁饌忽聞東土司插架十萬卷歷傳自隋唐人間未經見因君達書名緒寫煩郵傳續留古慧命萬世猶歸姜則其收藏之富又可想見長安酒貴宜潛邱之傾倒也

何義門游山陽買得困學紀聞又紀聞箋何屺瞻告余頃得宋槧本不全左傳

二十六年丁卯五十二歲

湛園未定稿關酒詩跋丁卯元夕今總憲徐公碧山堂之讌出所儲酒三十種飲客命客爲關酒詩明日相繼以詩來者若干人又曰時座中皆南人多右南而左北案潛邱蓋於前一年歸里爲牛叟先生稱觴故座中無北人也健庵以九月升總憲跋當作於九月後

是年牛叟先生卒行述二十六年居先祖考憂喪葬中禮鄉里至今以爲法

九月健庵擢左都御史劄記與劉超宗書孟子喜而不寐以善人得志當路也今有清議得申一事奉聞長者以爲寢食有味何如臺臣馮瑞進士出身也利人所有題一疏爲加納官員一體升遷不必

用保舉部議允行矣垣臣錢晉錫明經也爲新總憲所使具一疏嚴駁之部議不准行奉旨著現行事例行蓋允錢而不允馮也一時公論喧騰人心暢悅此非初出艸廬第一功乎案所謂新總憲殆即指健庵也竹垞戊辰年有題錢給事晉錫窩春大猶圖詩楊謙注錢字再亭又案潛邱弟四次入都不得其年以此書推之蓋在卯辰之交也

二　七年戊辰五十三歲

是年健庵充會試總裁即閣中轉刑部尚書出闈就職因張汧事罣誤上章乞休准解部務仍領各館總裁三日一直內廷

閻潛邱先生年譜卷三

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四歲。

是年健庵因子樹穀考選科道事。爲副都御史許三禮所劾。上章乞歸。命攜書局。卽家編輯。健庵復上疏言。明一統志疏漏舛錯。難以盡舉。臣今博訪舊聞遺獻。務期精核。又言。宋元通鑒。明臣薛應旂、王宗沐諸本。或詳略失宜。或考據抵牾。或名姓互殊。或日月闕謬。臣請改修。博採正史雜史。及諸家文集。參考同異。辨證是非。仍倣司馬光通鑒例。作目錄考異。彙爲一書。諭依議行。

胡朏明禹貢錐指略例。昔大司寇崑山徐公。奉敕纂修大清一統志。己巳冬。公請假歸里。上許之。且令以書局自隨。公於是倣舍洞庭。肆志蒐討。時則有無錫顧祖禹景范、常熟黃儀子鴻、太原閻若璩百詩。皆精於地理之學。二三素心。晨夕羣處。

行述。先是府君殫精經學。佐以史籍。客司寇公所。時方修一統志。與顧處士景范、黃處士子鴻、周旋。遂喜談地理。二君固地理專家也。府君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朏明先生嘗稱吾輩老年人讀書。只宜優柔厭飫。自得之樂。徵君用力太苦太銳。殆非所宜。府君愈益力。十餘年中。成

四書釋地三續。及釋地餘論若干篇。又曰。四書釋地三書。則以四子爲幼學首習之書。而地理經古注疏集注以後。簡略蒙譌尙多。故特加考覈。爲經學始基。又曰。府君從前四至京師。二十八年歸里之後。無復遠游意矣。疏證。卷六上。憶己巳與顧祖禹景范同客京師。問景范。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注以在常山九門縣。果爾則趙地。何以燕有其饒。仍指今永平府是。但又在燕之東。何云南。景范曰。凡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西通。非同東與西南與北、迥相反者。余自是觸處洞然。又己巳。本書作先一載。蒙上庚午夏而言也。茲臆改。在京師。萬季野謂余撰一統志。奚必及人物。人物自有史傳諸書。余頗駭其言。及近覽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意果不重在此。一州內或人物無。或僅姓名貫址。卽間舉生平。亦寥寥數語。不似明一統志。誇多汎濫。令人厭觀。因折衷二者之間。不妨臚名宦、流寓、人物、列女四項。但取其言與行關於地理者。方得采輯。如名宦則蜀守李冰以作離堆避沫水之害而收。鄴令史起。以引漳水溉鄴田富魏之河內而收。列女趙襄子姊。聞夫死摩笄自殺。代人以名其山。收入保安州。顏文姜事姑孝。甘泉湧室。齊人以名其河。收入益都縣。梁鴻適吳。卒葬於要離冢旁。切陵墓矣。收爲蘇州之流寓。雷次宗徵

至都爲築館鍾山西嶺下。切古蹟矣。收爲江寧之流寓。卽例所不收之仙釋。如河上公結廬河濱。漢文帝親枉駕。梅福變姓名爲吳市門卒。甚且許楊署都水掾。爲太守與鴻郤陂數千頃田。汝南以饒。均寧得遺蓋不惟其人。惟其地。不然。隨甚道德。隨甚勳名及文藝。苟無關地理。概不得闌入。何者。著書自有體要。善乎。杜君卿有云。言地理者。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李宏憲云。飾州邦而敍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乃言地理者通弊。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反略而不言。元和宰相之言。施於撰述如此。若張南軒論修志。不可不載人物。典型繫焉。世教補焉。此則儒生之見。以之點綴郡邑志則可。非所論大一統之書。卷帙浩繁者也。案今一統志。更不用潛邱之議。

四庫全書提要。資治通鑒後編一百八十四卷。國朝徐乾學撰。是編以元明人續通鑒者。陳樫王宗沐諸本。大都年月參差。事蹟脫落。薛應旂所輯。雖稍見詳備。而如改宋史周義成軍爲周義。以胡瑗爲朱子門人。疏謬殊甚。皆不足繼司馬光之後。乃與鄞縣萬斯同。太原閻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參攷諸書。作爲是編。艸創甫畢。欲進於朝。未果而歿。今原稿僅存。惟闕弟十一卷。書中多塗乙刪改之處。相傳猶若璩手蹟也。困學紀聞。卷十九。開禧追貶秦檜。周南代艸制下箋云。南遷錄、賓退錄駁之。近漁洋

文略駁之。信多子虛亡是之辭。然載遣奉檜事卻可信。余取以補續通鑑稿。嵗傳是樓云。陸清獻日記。庚午十月初一。會姜西溟。言徐健庵修宋元通鑑。甚覺掣肘。蓋以南北朝爲疑也。彭躬庵傳是樓藏書記。庚申暮春。余因顧子景范、陸子冠石、得登崑山徐公之傳是樓。樓十楹。跨地畝許。特遠人境。無附麗啓後牖。几席與玉峯相接。中置庋閣七十有二。高廣徑丈有五尺。以藏古今之書。裒黃精好。次第牖序。首經史。以宋版者正位南面。次有明實錄。奏議多鈔本。又次諸子百家。二氏方術。稗官野乘。齊諧虞不具備。曲直從橫。部勒充四阿。各有標目。

二十九年庚午。五十五歲。

是年三月。健庵歸里。開局洞庭東山。纂輯一統志。仍延先生、及胡朏明、顧景范、黃子鴻、姜西溟分纂。時西溟以布衣食七品俸。在明史館。健庵疏請偕行。查初白題壁集。起庚午二月。終六月。題云。玉峯大司寇徐公。予告南歸。奉旨仍領書局。出都時。邀姜西溟及余偕行。兩人日有唱和。旗亭候館。汚壁書糧。率多口占之作。竹垞庚午年有送史館姜君宸英赴包山書局詩。案健庵既歸。萬季野獨以明史事留京師。館戶部尚書王公宏緒家。

錢傳。及徐公奉敕修一統志。開局洞庭山。既又移嘉善。復歸崑山。先生皆豫其事。先生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行述。司寇公歸里。府君相與晨夕。談古掾今。慰譬開廣。不以出處隱顯異致。公嘗謂盧孝廉六以名軒。海寧人。康熙己丑進士。行述未填諱署盧名。款曰年家眷世同學姪。紀聞箋壓引盧六以言。曰。閻先生乃古人。其學有經法。

亦非吳志伊輩可望也。

劄記。案羊流店。晉羊叔子故里。在新泰縣西北六十里。南北孔道也。今庚午春經此。案此是潛邱偕健庵同歸也。又劄記。嘗經過保定府新城縣。其土田甲天下。古所謂督亢地。至今禾稼樹藝最勝。而田賦最輕。又曰。今蠡城縣西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四面五百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塊阜亦不可得。釋地。子在川上。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余嘗往游。惟有詠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覺神超形越云云。又東蒙條。昔過其下。土人承譌歷歷指點示我。疏證卷四。徂來在今泰安州新甫在今新泰縣。余歷經過之。卷六下。胡陵故城。在魚臺縣東南六十里。沛縣西北五十里。余嘗親過之。問距定陶之菏澤約幾三百里。彼豈知菏澤在定陶東。孟豬在睢陽東北。二澤相通。距僅一百四十里哉。又小沂水。愚過費縣。土人則呼浚河。在其縣西北八十里。案以上數事。皆南北孔道所必經。不得其年。併記於此。

問叔子之後。裔有存者。往尋其祖墓。隆然高阜者三。即傳出折臂三公之所。復往尋其居遺址。隱然若城郭。綿亙八里許。因歎叔子以上九世。皆二千石卿校。可爲東漢第一世家。當時聚族而處。居以積久。日加闢遠。又蔡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泰山羊氏。以此地爲淵藪。孰敢過問之。種種皆與史傳關合。獨後漢書。羊續太山平陽人。平陽即西漢之東平陽。晉爲新泰縣。叔子晉書卻泰山南城人。南城原魯南武城。晉地志亦三字名。故城在今費縣西南九十里。距新泰二百四十五里。意新泰叔子之祖貫。已則占籍南城耳。觀武帝咸寧中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置南城郡。封叔子南城侯。以其爲南城人也。叔子

且死．從弟琇述素志．求葬於先人墓次．狐死正邱首．正欲葬其隆然高阜之旁也．茲撰一統志．繫續於新泰人物可也．叔子以孫從祖．奈晉書何．且新泰縣建置沿革．幷未見何年改．南城一筆人物．豈有無根者哉．要須別繫叔子於費縣人物．不必拘元和志然後可．

查初白題壁集．有王義文、閻復申、招同西溟泛舟紅橋七言絕句二首．

劄記．卷六上．庚午季夏．置書局於洞庭東山．撰輯一統志．有分得福建者．來賓余曰．欲訪宋梁克家三山志建置沿革．斷自周職方之有七閩始．不上繫禹貢何如．余曰．杜氏通典敍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五郡於古揚州內．未見唐人遠之於禹服外者．元和郡縣圖志亦然．然明一統志．福州等八府．竟書爲禹貢揚州之域．亦未安．惟歐公妙有斟酌．所撰新唐志．於淮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域．江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嶺南道．曰蓋古揚州之南境．南境與域字頗別．微可議者．江南道領有今蘇松常嘉湖．正禹貢三江震澤地．江州尋陽郡有彭蠡湖．皆當日之域中．豈得別之爲南境．惟援其例書於福建一司則可．福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泉州府曰禹貢揚州之南境．下迄漳州府並同．方不卽不離．蓋雖未顯見爲疆域．未嘗不爲揚州師牧之所接．聲教訖於四海．閩東南海也．豈唐虞之所得而遺之哉．案今一統志刻本．惟

於福建統部及泉州府書曰禹貢揚州南
境餘仍明統志舊曰禹貢揚州之域也。

查初白宂寄集題洞庭秋望圖詩注庚午秋冬閒余寓居洞庭東山橘社集起庚午秋終十二月顯云橘社在洞庭東山之麓劉氏取以名園秋冬閒假館於此與書局諸同人唱酬不少云云案嚴繩孫與劉震脩書李武曾磊落士也今健庵尚書開書局於洞庭山武曾方與纂修之役足下往訪尚書當有大雨同胡朏明閻百詩登湖樓詩詩曰大聲拔湖洪飛上巨鰲背散空作猛雨倒射怒百倍萬木助一喑掀騰走怪樓孤若搖動勢已岌岌殆雲頭排窗來山影忽在目存思欲絕境變奇乃最我詩苦雜工傑句應有待外

劉記老友吳喬先生案喬又名元朗字修齡常熟人劉記有逢吳子話舊詩首二句云吳局置湖山天教孰曠閒疑所謂吳子即喬也嘗言賀黃公黃公名裳載酒園詩話馮定遠鈍吟雜錄及某園鑪詩話可稱談詩者之三絕余急問賀書何處有曰金陵有須價銀一錢二分余以三錢付黃俞邰使者回家購之不半月以八分購賀書餘盡如余所屬買奩櫻桃乾蓋素嗜此也到日同胡朏明大噉細讀口眼俱快沁入心脾歎吾老友之知言也康熙庚午秋寓洞庭東山席氏館題鈍翁類稿席仲遠墓志余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擕謁席太翁仲遠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間樹石蒼秀亭榭雅潔又各於其旁穿池畜蔬備極幽人逸趣毛朱詩說近日吳喬先生共余讀李商隱東阿王詩國事分明憑

灌均。丙陵魂斷夜來人。君王不得爲天子。半爲當時賦洛神。說日後二語。似有悔婚王氏之意。夫婦不及十年。甥舅不過一年。而竟致一至顚躓。此種情事。出於口則薄德。而意中不無展轉。故以不倫之語志之乎。若論故實。丕爲世子在建安十二年丁亥子建賦洛神。在黃初三年壬寅。相去十于年也。唐人作詩。意自有在。或論故實。或不論故實。宋人不解詩。便以薛王詩王同用。譏刺義山。何異農夫以蔽箐眼。辨朱艸紫芝乎。此解可謂妙絕千古。發端一語。已道令狐綯之當國矣。蓋原知義山之人之事。方得是解。不然。空空而思。冥冥以決。豈可得乎。縱得之。恐亦成郢書燕說而已矣。劉記又有洞庭山人餉菊詩。

又憶庚午重九。病新愈。後東海公招登高莫釐峯。酒中云。古人之事。應無不可攷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

又余告徐司寇健庵曰。郡縣始自秦。作輿地表。自當以秦縣名之可攷者實之。不獨以郡。案今輿地表自秦始。

又曰。後居洞庭山中。詩論直隸、眞定、廣平諸志。而後益曉然於今制折田之故。又具以淮揚兩府折田之數。告徐司寇健庵。令纂入一統志中。案今一統志。淮揚兩府下。不載折田之數。疏證。卷六下。

余告東海公。纂郡縣志者。全憑有識。如河南八府。惟懷慶糧最重。民且受困三百年。如近來纂志。當以糧所由重之說。痛加發揮。方與有世道之責者惻念。請於朝。比諸別府減而輕之。柰何噤不一語。案今一統志。懷慶府下。於糧所由重之說。仍無一語及也。

又一統志有關隘一項。下載至某鋪、或某集、某鎮。

在縣東若干里。又若干里爲某鋪。又若干里爲某鋪。達某縣界。最有益。或病其碎。且名不雅馴者。余曰。昔宋紹興三十一年。金主率大將臨西采石楊林渡。初奏言已犯采石。而不言東西。朝廷大驚。次報已到楊林。而不言楊林渡。莫知其在江之南北。益懼。求當塗歷陽人。問楊林所在。言楊林西采石之渡口也。於是憂疑少定。余謂使當日諸州所上圖。備載村鎮及津渡之處。可一一檢而知。不必外訊諸人矣。又一統志在京師輒進呈者。爲保定府。內多載及水利。有已施行者。有未施行者。允稱有用之書。又嘗謂鑿空出新。不若舊說之安者。尤莫甚近日碣石入海之說。陽信有劉世偉者著論曰。海豐縣北六十里。有馬谷山。高三里。周六七里。疑卽古之碣石。爲河入海處。顧寧人賞其新。東海公載入一統志中。余曾正告之曰。九河見兗州。碣石則在冀州。皆禹貢明文。未易可移。果如世偉言。當移碣石爲兗州山矣。古九河闊二百餘里。長約四百里。其爲逆河之地。亦須長闊相等。方外受海水之朝夕入。內容河水之九派注。今馬谷山之旁與上。何處著此一片地邪。東海公不覺笑。余曰。無論經。聊以史證之。蘇秦說燕曰。南有碣石之饒。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二世元年春。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刻始皇所立刻石。封禪書。並海上。北至碣石。巡遼西。貨殖傳。夫燕。勃碣之閒一都會也。尙得謂碣石不在昔平州。今昌黎等縣處邪。永平府志已進呈。未及正之云。案今一統志刻本仍以碣石爲

在永平府昌黎縣西南武定府馬谷山下不采劉世偉說但云肇域記以爲卽古之碣石也又案潛邱嘗因論河至碣石入海事親至灤海一帶兼咨土人比之腹內特高不知當在何年

忠謂敵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乃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濟約聞鼓聲岸北先入廟兵共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喜先鼓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既墜而復馳者詰之乃兀朮也按續資治通鑑綱目宋元通鑑金山之下廟之上並有龍王二字曾親至其地疑之當時兀朮軍江南太乙孛堇軍江北韓世忠以海艦泊金山下兀朮不得絕江豈能輕騎至龍王廟且既覺而復能浮江去邪或曰當時有沙洲故諺云金兀朮騎馬上金山此尤無稽之談也昔在崑山輯一統志至鎮江府得舊本三山志載龍王廟北宋時在銀山上非金山也然後知修宋史者以其時龍王廟在金山故實以金山而不知於兵機地形失之遠矣案今一統志刻本不主此說於北固山下引輿地紀勝曰龍王廟在北固山韓世忠遣兵伏廟中以襲兀朮卽此於銀山下曰卽故土山元皇慶二年建寺其上以與金山相對易名曰銀山蓋隱以閻說爲不然也

又與劉超宗書明一統志無壽河胡三省注通鑑於敗之於壽河之下亦無注甚矣其難也至新修統志淮安府山川載壽河引十國紀年凡兩部書可謂遠勝明人案今一統志故城河古名壽河卽淝河支流也引淮南水利考唐昭宗景福元年楊行密將張訓李德誠敗朱全忠將時溥於壽河云云

此今日顧景范黃子鴻饒爲之事惜先生不見此兩人捍海塘備

又宋史韓世忠列傳初世

載范文正築海塘方略。眞正有用之書。今人遠勝明人。鄙言豈無徵。案今一統志海塘下不載文正之說。又曰。纂志於洞庭。徐司寇出典籍庫中大元大一統志十數本。皆蜀中地。計尙有九百八十餘本。曾見葉文莊家書目。此書與經世大典竝列。安知世不更有足本乎。潛研堂集跋。元大一統志殘本。戊子春。從南濠朱氏假元大一統志殘本。廑四百四十三翻。大字疏行。殊可愛。每册鈐以官印。驗其文。則處州儒學教授官書也。傳聞康熙間。崑山徐公乾學奉敕修大清一統志。開局於吳之洞庭山。借內府書。有元大一統志殘本二十餘册。徐公志稾今在史局。所借之書。度已歸中祕。而未聞有見之者。穆案。元修大一統志事祕書志載之最詳。永樂大典收天下府州縣志。不下千部。中凡引用元一統志處。乾隆中開四庫全書館。校書者一一鑱出。穆曾親見其標題。計當有輯本行世。而亦未之見。是可惋也。困學紀聞箋。卷十五。李仁父長編。近四十年前。無錫顧孝廉始從嘉興高氏購得之。凡三易主。而歸傅是樓。余假館樓下。且讀且鈔。窮日夜不少休。然止及治平。餘仍放失。有勸主人官集衆以續此編者。余亟搖首以戒。主人笑以爲知言云。劄記移寓詩注。公敵從錫山購得長編。余爲辨其非是。並此書乃錫山秦氏家藏。歸於牧齋宗伯。絳雲災後。此書絕矣。公敵名體仁。頖川衞人。順治乙未進士。官吏部考功郎。著有蒲庵集。又案公敵與潛邱相識最早。當在壬寅初入京師時。移寓詩注云。劉公敵考功嘗語余。今人百不及古人。所差勝者。品茶度曲園棊耳。

是年汪鈍翁卒。劄記。喪服緦注。汪氏琬臨沒。删其稿爲堯峯文鈔。戴晟西洮購以示我。讀之頗有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之感。蓋爲余所駁正者。悉刊以從我。有駁正而未及聞於彼者。承譌如故。將來恐疑誤後生不小云云。案劄記有詩云。汪筆王詩重本朝。詩尤兼筆挾風騷。晚來酬答爭名甚。論輿抽身價卻高。又嘗稱鈍翁居鄉。人品高絕。可謂惡而知其美矣。戴晟又字晦夫。潛邱爲易其字曰唐器。吳寮名曰寤硯。事皆見劄記。淮安府志。晟山陽人。康熙中諸生。師事浙西黃梨洲。歸而廣購異書。研窮經史。有疑義輒就質於同里閻百詩。辨難往復。多得其指歸。

劄記。有雪舫來。口占卽事以贈之。作重見已成翁。傷懷話不窮。小侯四姓長。新樂一門忠。正誤能留史。探亡欲作風。寥寥乞米帖。裝裹至今雄。明詩綜。劉文炤字雪舫。任邱人。新樂忠恪侯文炳弟。有攬翠堂偶存。明史外戚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新樂侯劉文炳之弟劉文炤。方侍母飯。家人急入曰。城陷矣。文炤徑脫地。直視母。母遽起登樓。文炤及二女從之。文炳妻王氏亦登樓。懸孝純皇后像。母率衆哭拜。各縊死。文炤入。纊墮。拊母背連呼曰。兒不能死矣。從母命留侍太夫人。遂逃去。吳梅村有吳門遇劉雪舫詩。靳榮藩注。案文炳母杜氏。聞城將陷。卽命侍婢檢笥。緘懸樓上。作七八纊。命家僮積薪樓上。遂遣老僕迎李氏吳氏二女歸曰。吾母女同死。此又念孝純皇太吉母瀛國太夫人篤老。不可俱燼。因與文炳計。匿之申浦。然家文炤所以有留侍太夫人語也。魏叔子有新樂侯傳。又有贈劉雪舫敘曰。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纔十有五歲。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忠難。飢寒之狀。無弗身試。穆案據之。則雪舫長先生五歲。詩曰重見已成翁。雖未知重見何時。而是年先生由京師南還。雪舫逾六十矣。附記於此。當不甚差忒也。淮安志載文炤清河夜泊詩。孤舟離緒又清明。一挂蒲帆千里程。去住向誰商出處。飄零到我負生平。雲連海氣天無色。風鼓河流夜有聲。樸被春寒眠不穩。悽然雙淚落三更。

三十年辛未。五十六歲。

馮山公解春集。第八九兩卷。爲淮南子洪保。山公自題曰。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僞。今文尙書爲古文淆亂。其閒莫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安。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按此題詞以下。論釋地書證之。知爲此年事。又與閻百詩論釋地書。景辛未客鄭公鄉。與先生辨析諸經義。別來忽忽十稔。每望三洲。何嘗不歎。比得寓目大著四書釋地。及續二書。發朱子集注所未發云云。劉記。與劉超宗書。淮南子洪保。馮子山公所著。書名與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辨論而作也。其勢如傾山倒海而出。卻可惜所憑據在逸周書穆天子傳。又可惜在家語孔叢子。僞本竹書紀年。尤可惜則在魯詩世學。世本毛詩古義耳。眞繆種流傳。不可救藥。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又一書云。洪保主人亦信古文非眞。所論難者他語耳。正恐信亦不透。

趙秋谷送閻復申歸山陽序。趙子既返田里。山居而野食。歲辛未之春。門人閻生自其家北上。將試於禮部。枉道來省之。既逮試。竟爲當事者所黜。南還。復過山中留數日。

劄記。有故人子劉予吉。以勤學而死。異日始知。遂有此作。長轡未及騁。車輪出戶摧。旁觀猶起歎。白首定餘哀。魂去同秋艸。名留祇夜臺。前身覃季子。碣待柳州來。戴唐器寤硯齋集。亡友劉君予吉行略。君諱修字予吉。少穎異。好學而不得其闚奧。年二十。始得交顧在曙。在曙受學於甬江陳怡庭先生。論學一以蕺山南雷爲宗。他人治一經。而君治五經。他人治一經。舉業講義耳。而君必求之注疏。以及左氏外傳戰國策三史莊子離騷。咸博取之。丁卯。余邀君授兒子句讀。因約爲讀書窮經計。君日鈔書十五葉。得七千二百六十字。月則得二十一萬七千有奇。夜讀書至三鼓。而符於所鈔之數。庚午春。余師萬公擇先生見其手不停披。戒之曰。學以涵養本原爲上。次之諷詠以陶寫性情而已。如此將積瘁成病。已而果然。病幾一載。壬辛未八月十一日歿。年三十有六。

左汾近稿。有和王阮亭少司馬西城別墅十三詠。後有跋曰。昔張文毅公典試歸熙甫先生下第。公忽忽不樂。對客曰。我爲國得士三百人不自喜。而以失一士爲恨。至今詞場傳爲盛事。顧余何人。敢當公歎。然不可不謂公之異於恆情也。慰藉之餘。出詩題十三首。命余屬和曰。此非傳名書。又無壑而不以徹吾目者。子力搆之。必有賞音。余唯唯。歸塗經秋谷夫子家。夫子十三首早成。亦命余和曰。吾子之遇。而知已也。新城公子不遇。而知已也。於是依次搆成。敬書册上。念自曾大父登第以來。八十八年矣。與公家三世交好。靡少閒云云。又與王阮亭先生書。人負一能一技。莫不有翹然自異之心。況文章心術。所寓進取之關。而適出當代大賢之門下。雖不遇猶遇也。抵家團圞多暇。與家父述之。家父亦有盧公

知汝可不恨之喜。偶以腰痛。不能祗候。布謝但云。客歲在洞庭書局。東海先生撰次江西人物。歐陽文忠下。備引先生廬陵永豐之辯。家父以爲的未曾有。東海曰。此出新城先生皇華紀聞。子尙未見邪。家父固求一讀。祕惜不與。曰一讀必刺刺不休。荒吾統志功矣。家父志之不忘。奉懇及嶺海集各二部。見付來人。係特遣望立賜回音。案漁洋於是年春。同張文貞、陳文端、李文貞、主試禮闈。又今一統志刻本。收歐陽文忠入吉安府人物下。不著漁洋之辯。

又書姚崇捕蝗事後曰。康熙辛未四月。余從京師抵山陽。歸塗所經。蝗蝻蓋野。因取姚崇列傳。唐紀開元三年四年事。彙而刻之云云。有寄李學士詩曰。夢回閶闔轉淒其。通籍憑君指路歧。老女同牆三月半。洒人獨病百花時。經塗蒿目螟蝗急。返舍驚心鸜鵒遲。更向顏山最深處。致書珍重抵瓊枝。自注。時有書寄天水公。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七歲。

是年健庵因濰令朱敦厚事落職。書局亦撤。仍奉旨續進所纂書。乃避居嘉善。已又僦居郡西華山之鳳村。

是年六月。宋牧仲由江西巡撫調任江蘇巡撫。沈儀劉記序。商邱宋公開府吳門。賓禮授館。相與質疑問難。無有虛日。劉記有奉投江寧巡撫宋公詩二首。頷句云。相門才子百僚師。使節眞瞻兩道宜。

自注。唐江南東道理蘇州。江南西道理洪州。公兩任恰合。案此二詩不得其年。類記於此。又案商邱撫吳。延吳荊山士玉爲子弟師。劉記及釋地中。均有與荊山札。蓋卽相見於斯時。劉記與劉紫函書。頃聞吳荊山選考卷及沈儼祿之去公室。文尾載儼自記。卽不佞議論荊山駁之正之意。只在遵集注耳。荊山與僕交情亦佳。安得及此瞻乎。眞令人心折氣盡。

三十二年癸酉。五十八歲。

寤硯齋集。超宗先生別傳。癸酉秋七月。超宗劉先生卒。太原先生以詩輓之曰。老淚不能多。聲聲喚柰何。平生知己盡。萬事任蹉跎。第許孤魂及。官曾一命過。鄉邦志文獻。終古首編摩。言有盡而意無窮。後山之哭南豐。不是過矣。左汾近稿。亦有超宗輓詩。

劉記。有北闈聞西溟得售詩。查初白冗寄集。起癸酉四月。盡十二月。有姜西溟至都詩二首。又有洞庭秋望圖。爲同年姜西溟題。古詩中有句云。今年又赴京兆試。失固其常得差喜。與君同榜獲聯名。王後雖卑。吾敢恥。鮚埼亭集。峴山徐尚書罷官。猶領一統志事。卽家置局。先生從之南歸。時貴之攜峴山者。亦惡先生。顧峴山雖退居。其氣力尚健。惓惓爲先生通榜。卒不倦。則亦古人之遺也。

解春集。與楚州先生牘。案楚州先生謂潛邱也。溍河書發未。念切念切。此事利在速行。無可疑者。三城之人。欲開澗河。萬口一談。望公力言。有如望歲。入冬水涸。不早從事。斯無期矣。惟公毅然行之。亦此邦之人。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既已決於中。不必更與人謀。以見鄉先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且使當事別白觀之。漸得要領。倚如長城。臨淮之人屬耳目。在此舉矣。此事行。數世之福也。戴唐器趙宗先生別傳。暮年斷斷不置。著郡邑兩大事。一澗河水利。澗河泄運河汎濫之水。並泄三城積潦之水。直達射陽湖。爲鹽與數邑柴米之要津。又有小澗河。當日所以設兩河者。緣黃淮汎漲。一河不能受其波決。故復開支河以分其湍流。後勢力家因小澗河水易汲。引多置田園。遇水緩時。專引注小澗河。澗河遂淤淺積久。不能行舟。而小澗河亦塞。先生特著一義。意在泄水。而不專注澗河。癸酉冬十月。中丞三韓與公議開澗河。太原先生閻若璩。適館議上之。而先生已不及見矣。未幾。與公罷去。澗河之工遂寢。淮安志與永朝遂東人。康熙三十一年。任漕運總督。

疏證。卷八。癸酉冬。薄遊西冷。聞休寧姚際恆字立方。閉戶著書。攻僞古文。蕭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佣也。日望子來。不可不見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歲。出示其書。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與梅氏郝氏同。得則多超人意見外。喜而手自繕寫。散各條下。武林道古錄。姚際恆字立方。號首源。仁和諸生。少折節讀書。汎濫百氏。既而盡棄詞章之學。專事於經。年五十。曰向平婚嫁畢。而游五嶽。余婚嫁畢。而注九經。遂屏絕人事。閱十四年而書成。名曰九經通論。時山陽閻若璩。力辨晚出古文之僞。際恆持論多不謀而合。若璩撰古文尚書疏證。多引其說。以自堅。而蕭山毛奇齡篤信古文。作冤詞。與若璩詰難。奇齡故嘗際恆。以際恆之同於若璩也。則又數與爭論。際恆

守所見迄不爲下際恆又著庸言錄雜論經史理學諸子未附古文僞書考持論雖過嚴而足以破惑學者稱之。秋濤案毛極攻潛邱而實極服潛邱如送潛邱序所稱是也其於立方亦然詩話云亡兄大千爲仁和廣文嘗曰仁和祇一學者猶是新安人渭姚際恆也子嘗作何氏存心堂藏書序以似兄曰何氏藏此有幾不過如姚立方腹儉已耳及予歸田後作大學證文偶言小學是寫字之學並非少儀幼學之謂不知朱子何據竟目爲童學且褒然造成一書立方應聲答朱所據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記正指字學誠不知朱子何故襲此二字因略舉唐宋後稱小學者數處皆歷歷不謬坐客相顧皆茫然則度越時賢遠矣予述兄語示立方立方卽賦予長律二十韻云云其推服可見然則西河之於閻姚固所心折而必攻之者則其強項之習務與人爭名耳。西河

與潛邱論尚書疏證書。昨承示尚書疏證此不過惑前人之說以尚書爲僞書耳。案此語殊未析。其於朱陸異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詆金谿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橫枝矣云云。秋濤案此當是潛邱初以疏證持示西河故云爾也時西河尚無意立異故篇中數百言祇爭陸王學術絕不及古文眞僞其送潛邱序作於是時亦無一語及古文也。又送閻徵君歸淮安序予避讎之淮安與閻君潛邱交暨之梁宋復歸淮則稍稍有言潛邱君年損而學多者於是躬詣之與之游及予還舊鄉會開制科舉天下強才有學之士徵車四出其在淮則潛邱君首應之予得相見於京師觀其所著書夥頤哉言洋洋乎乃不見用而罷值司寇徐公承命脩天下志書聘君掌其局多所論著既而謝去出所辨尚書二十五篇挾之遊錢塘時潛邱亦垂老毛髮種種而予則歸田有年越七十衰矣。案西河以二十五年丙寅歸里是年年七十一。乃取所爲文讀之謂之曰

吾不知於漢北海君相去何等。若唐之孔仲遠。宋之深寧臾。則出之遠矣。　全謝山毛檢討別傳。西河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亡命游淮上。得交閻徵君百詩。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即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未幾。得豫詞科。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憚。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與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秋灘案謝山此傳多疑其或不實。近假得西河全集。細觀其生平事蹟。并西河自作墓志。盛唐所作西河先生傳。始知謝山之言不妄。集中前後多自相抵牾。其謂以選詩評語。獲怨於王柳潭。自超假他事訐訟。伏人道旁。襲取之。將置死地。鄉人率衆奪之還。怨者移營卒屍橫地。指爲所殺。捕逮甚急。乃出游江淮閒云云。事似可信。然敘出游歲月。則率不足據。或云十餘年。或云二十年。又往往同此一年。而或自言出游。或自言里居。足知其非事實矣。李剛主師事西河。欲爲作年譜而不果。殆亦有見乎此。又其四十以前。未見潛邱時。率以賦詩。填詞。選制藝。評傳奇爲事。集中經解。雖倦帙繁重。實皆歸田後作。自言二十餘歲時。已作續詩傳。遭兵燹失其稿。然世亦未有見者。爲名一卷。仍歸田後所成。託之早歲賸稿耳。白鹿洲主客說詩。成於愚山署中。西河經解之最早出者也。中多引潛邱說。時方與潛邱訂交。也。則謂西河考證之學。得自潛邱良信。又潛邱初成疏證。寄西河。時西河貽書祇爭書中朱陸之辨而不及古文眞僞。是其時於壁經源流。尚未一考。迨剛主進以尚書非僞之說。而寃詞作焉。始末并詳其再與潛邱書中。總之西河固心折於潛邱。而必欲強與爭勝。此其所以於西河也。　又案西河詩話云。琉球中山王遣使入貢。於還京時。冊建侯官縣五縣案巡檢胡奉至杭州。爲使者買絲布什器。兼覓毛初晴論釋西廂記。及瀕中集詩於書。怀不得。遂訪余云云。又詞話西廂久爲人更竄。余求其原本正之。逐字覈實。其書頗行。第中尚有不能詳處。如第四折內。和

尙們回施些云云是西河河別有此等書與金聖歎爭名其亦異乎潛邱已

劉記有頌眉來云魯公文起大行典試山左志喜之作萬里猶軒使三秋藻鏡開文從東國轉名自小山來吐鳳曾多侶成蹊亦有媒爲傳余問訊今的鑄顏回淮安志劉愈字文起康熙壬戌進士工部屯田司主事清祕述聞康熙三十二年癸酉科鄉試山東考官行人劉愈案紫函頌眉皆文起之子紫函則潛邱之女夫也劉記又有劉行人訊至答之一首卽文起也又送邱汝紹詩亦及文起汝紹名聞衣康熙己卯舉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九歲

疏證卷八甲戌首春交王復禮艸堂於錢塘示余文廟祀典十四議復禮字需人號艸堂錢塘人著有家禮辨定書解證誤三子定論季漢五志等書秋潭案艸堂與毛大可李剛主友善議論亦與二家相出入釋地三續竝狂條引艸堂說

是年七月奉旨徐乾學著來京修書徐秉義學問亦優幷著來京而健庵已先於是月十七日卒　劉記有吞聲一首自注爲東海公作無復空山哭吞聲阮步兵時從高處見猶似玉峯晴鳳詔徒寤命鴻文已隔生恩深楚父老永保汝陽耕　又送徐宮允北上詩序公初聞召有遲回之意余移書勸之曰

昔宋元豐末。程子謂司馬君實遠臣也。不可不辭。呂晦叔世臣也。不得不出。逮南渡後。朱子又遠臣也。宜辭。張敬夫世臣也。宜出。今先生乃世臣。非遠臣。以兄弟蒙恩。故且一家而兩召。一已矣。一尙存。忍不出乎。公聞而慨然就道。於其過淮也。送以詩。有殘年哭知己一首。讀唐書張說傳有懷一首。皆爲東海公作。而不得其年。類記於此。又送申孝廉詩首句曰。何處是西州。羊曇醉裏游。亦東海公歿後作。孝廉父稼。見顧譜。

哭喬石林姨弟二首。自注。東海公薨於七月十七日。後四日。石林卒。

墓誌。徐尙書旣歿。先生居於家。守土大吏。及南北好事者。類謬相推重。而實無有爲之地者。故先生卒窮老不遇。徐果亭禹貢錐指序。往予伯兄尙書。奉詔總修一統志。一時博學洽聞之士。盡招集邸舍。其精於地志山經水注之書者。則若無錫顧景范。常熟黃子鴻。太原閻百詩。及德淸胡朏明。未幾。伯兄歸田。不幸卽世。諸君子亦雲散。而不復合。予被恩復起。仍奉命卒一統志之役。景范已前卒。子鴻百詩閒一來。亦先後淪沒。予潦倒京華十餘年。書今垂成。亦已皤然老矣。

劄記。與戴唐器書。陸去肆兄游孔林歸。見從祀先儒。缺李延平牌位。深以爲訝。余曰。此不足訝也。遂舉其顚末告之。案顚末見疏證卷八。且互相攷訂者三日。方寫書山左學使。令其行文補置主。眞不枉此一游。然非弟

助之膽。亦堅剛不來。還是講學問。講經濟。隨地可以及物。案清祕述聞。山東提學道劉謙吉。字訒庵。江南山陽人。康熙甲辰進士。三十三年任。淮安府志。謙吉字。六皆。甲辰進士。授中書。出參撫遠大將軍署。入補刑部主事。出爲思南府知府。膺卓異。升山東提學僉事。期滿乞歸。構一賚園。吟詠其中。陸志謹字去肆。山陽人。福建提學。求可子。居鄉有行誼。捐貲置聖廟先賢神主。脩敬一亭。尊經閣。費累千金。案書中所云山左學使。雖未表著其名。然以諸書參互考之。必謙吉任中事無疑。去肆東游。殆卽主於謙吉也。不知確在何時。故記之謙吉初擢學道之年。

三十四年乙亥。六十歲。

南雷黃氏哀詞序略云。康熙乙亥秋九月甲戌望。日方晡。叩門聲甚急。啟視。乃吾梨洲黃先生凶問也。不覺失聲。越明日乙亥。晨興。走哭於城南戴氏。蓋余聞先生名也久。而知先生愛慕我。肯爲我序所著書。許納我門牆。實自戴氏兄弟曾晟始。夫由賜也見我。故哭諸賜氏。禮也。且召及門顧子諶。諶字在瞻。山陽人。拔貢。官內邱。知縣。楊子開沅。開沅字用九。號禹江。山陽人。康熙癸未進士。翰林編修。著有景姚堂集。會哭。俄而二子至。先生位南向。余號慟曰。已矣。吾不獲親及先生之門矣。柰何顧子曰。昔孟雙江欲師事王文成而未逮。文成卒後。始因門人錢緒山爲介。執弟子禮。子獨不可援此例乎。況先師實許子。二戴子在旁知狀。余曰然。遂移先生位東向。余北面以四子爲相禮。將下拜。二戴子止曰。禮。弟子見師贊。子不可以無贊。顧子今南遊。且經紀先師喪。吾徒各有奠

附以往。請以侑此奠者文以當贄。於是拜拜而相嚮哭。越十日甲申。乃執筆灑淚爲文。以告於大徵君梨翁夫子之靈云云。

生日展期啟。今下元節前一日。爲余六十。仰述先事。亦展一年。刊友此箋。以告姻友。有壽子仁二十韻。有送沈敬存還鹽瀆詩。結句曰。須臾丙子歲。六翮養應長。

寤硯齋集。乙亥秋。有潛邱先生書來。苦相勸勉。兼以月泉吟社見示詩。

三十五年丙子。六十一歲。

疏證。卷五上。丙子夏。馮山公寄余書云。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亡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亡。賴子在之。亡上文欒懷子亡於楚之亡。注。亡奔也。是解最善。喜而亟錄之。

釋地餘論。辨吳越廣陵曲江云。大抵讀古者。須考作之時日。談地者。須考代有沿革。方克決其所由。然余實因讀班氏自注。發寤於中。以告吾友黃俞邰。俞邰從臾宜立艸一說。以曉學者。忽忽十有三年。病嬾未就。茲又因竹垞文類。與越闓書辨僅得其半。故特爲補之。幷爲正之云爾。案潛邱初晤俞邰在甲午年。則後十有三年。當爲丙子也。

竹垞文類。刻於壬戌。計潛邱已早見之。至是始下辨耳。越閩卽江閩。

劄記。讀唐器鴛湖憶曲。蓋興起於義山歸來已不見。錦瑟長於人句也。調之。錦瑟爲身而抱眠。夜深何用怨相捐。鴛湖波路春來闊。已上忘歸范蠡船。自注。鴛鴦湖側有范蠡湖。案寤觀齋集鴛湖憶曲作於丙子夏日。

行述。自六十以後。時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洒茗。徜徉湖山煙水間。衣冠灑落。見者以爲霞外人。竹垞及毛檢討兩先生。則時時過從。商確學問。事蓋最多云云。

三十六年丁丑。六十二歲。

有將過江。展司寇徐公墓。先寄一首。案健庵以乙亥十一月葬。詩領句云。素車曾未至。宿草益興哀。以宿草之義推之。知當在此年。又鄰笛一首。今日山陽路。潛移到玉峯。一聲鄰笛發。萬淚滴芙蓉。絲繡勝金鑄。龍墀媿馬封。誰云老賓客。失意欲他從。則展墓後作也。又贈洞聞詩曰。買絲曾繡合肥像。沽酒惟澆司寇墳。誰知客散秋風裏。留得空門一洞聞。不得其年。附記於此。

有二月十六日渡江作一首。後二句云。昨宵有夢蓬瀛上。已占春風第一名。爲長君詠應禮部試發也。

六月爲武進臧玉林作經義雜記序略曰毗陵臧玉林先生隱居君子也深明兩漢之學既通聲音詁訓又雅擅二劉揚子雲之長撰經義雜記皆有關經學大事餘則推性善戎惰逸辨譌謬補遺脫一字一句靡不精確洵可爲首出之士矣常州府志臧琳字玉林武進人康熙閒補縣學生諸不通訓話無以明經治經以漢注唐疏爲主著經義雜記三十卷尚書集解一百二十卷穆案玉林元孫庸字在東學於盧抱經學士嘉慶閒學者也道光丙午夏門人趙祿保書來云玉琳先生尚書集解更經在東補綴手錄定本高二尺許約二百萬言今尚存其家惜無能刻之者其七世孫熙今設帳祿保家擬借其書錄之穆復書趣鈔數卷來未知其能慰我寤思否也九月二十六日越年春祿保以公車至京錄其自序見示序曰琳不揣固陋手自撰輯上探伏孔馬遷之奧中採許馬鄭王之詣下逮唐宋元明之說莫不條分縷析依經附注擷其精英棄其瑕疵閒下己意亦不數見蓋以前人之義已備故一己之說不贅帷文字異同之間有係聖經匪淺而自唐儒陸孔以來多所依違鮮能折衷琳少學詁訓頗解於斯凡有可據隨爲條證欲少求益於前人所得之外非忘其大者遠者而議其小者近者也據穎達正義之本倣何晏論語之注別以姓名題爲集解三易其藁廿年而成爲卷凡一百有二十附以序目釋文四卷若夫剛繁訂失是深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康熙四十四年太歲乙酉仲冬月武進臧琳謹序

復申困學紀聞箋後序歲丁丑大人閒遊江陰從一故家得斷爛鈔本以歸較多二十餘條其詞簡而義精非尚書萬禹不能爲也

劄記有與趙秋谷宮贊書云壬申夏遇馮三兄於玉峯馮名行賢字補之一名景賢又稱馮咎號圃芝常熟人馮班定遠之子也劄記題堯峯文鈔有與圃芝戲論鈍翁詩句事

在戊午已未間以語傷讒虐故不采　查初自勸酬集峴山一名玉峯周圍二里許似累石而成者

首問訊先生起居知文酒自適不復以世務縈懷竊以天之成就我公之高者至矣他何足云兒子此番又得而復失有辜恩門聞開中書一例姑聽其就試亦不知終局何如也頃至白下有傳誦天上白雲如逝水艸閒黃蝶似秋花之句豈不使新城失色侍郎却步邪是年有贈曹子清侍郎四律首章第四句云世職少司空結句云我游當首夏正鵾棲花風二章首二句曰亭名志孝思最賞村陵詩自注謂父執杜于皇二丈三章首二句曰又得泥金信風流第一人自注謂阿咸狀元第六句云延年但遜身自注漢杜延年爲御史大夫以父曾居此官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案子清名寅號荔軒漢軍籍世傳棟亭十二種卽子清所刻也父名鼐字完璧康熙十七年以工部侍郎典江寧織造越三十餘年而子清繼之故有世職少司空之句子清初典蘇州織造於庚午四月莅任至壬申十一月移鎮江寧詳尤展成司農曹公虎邱生祠記此四詩知必在江寧者以次章第六句自注推知之也又展成曹太夫人壽序曰當司空在金陵嘗築棟亭今農部於姑蘇作懷棟堂以志慕若投詩在蘇州不當有亭名志孝思之句矣而潛邱與趙秋谷書有頃至白下之語以復申考授中書之年推之知當在丁丑則此詩亦當屬丁丑作來游在四月故復申中書之試尚不知終局何如而三章已有阿咸狀元之賀也（阿咸當謂子清弟子猷之子尤展成曹太夫人壽序稱曰子猷侍衞潛邱亦有贈曹子猷詩繹其語意當是子猷奉使至淮安與相見也不得其年附記於此）漢軍狀元不知是何科目要以四月泥金之信知必在此年會試後耳竹垞有棟亭記展成有棟亭賦西河有棟亭詩據次章潛邱自注則茶邨亦當有詩而今變雅堂本軼之矣荔軒少學詩於施愚山愚山歿爲刻其詩文集事見施琫隨邨集四君吟又余潛心懷亦潛邱父執也荔軒在蘇州時塵偉淡心過展成揖青亭水哉軒小飲展成皆有詩劄記與戴唐器書明日有人招弟眉輿三十里往看柳浦灣梅花因思老愛青春貧愛酒尋花只當作生涯父執余潛心佳句余人能到乎陳嘉棋閩文苑傳余懷字潛心一字無懷號曉翁又號曼持老人莆田人居江寧僑生明季才情綺麗詞多悽婉晚隱居吳門徜徉支硎鑾巖間年八十餘歿長洲尤侗艮齋之云贏得人呼魚肚白夜讌同

看蕖人碑。魚肚白者。金陵市語染名也。懷與杜濬白夢鼐齊名。故云有味外軒稿。

寤硯齋集。康熙丁丑春夏之交。太原徵君閻百詩先生兩至吳門。獲觀汪氏武曹所藏太僕手批史記。皆忽忽不及終卷。僅錄其例意五十三條。爲向來諸集所未收者以歸示同學二三子。詩集有讀觀海集。呈太原先生五言古詩。

行述。三十四年。壽六十。府君以先祖考六十時。祖妣服未除。不稱觴。故亦展一年。適不孝詠授內閣中書舍人。自都門抵里。捧同年姜編修西溟壽序。偕諸弟子姪拜堂下。府君曰。汝等知吾今日之樂乎。皆頓首曰。大人周甲之年。康彊充腴。大慶無窮。府君曰。非也。吾讀書五十餘年。喜今日纔得一貫字耳。案生日展期。當爲三十五年。而此有姜編修西溟之稱。西溟以丁丑成進士。殿試一甲三名授職編修。則爲三十六年。又以與趙秩谷書。得而復失。及開中書例云云。皆以屬之丁丑爲合。然則行述適字亦大略言之。不定指乙亥之後一年也。惟復申時未成進士。西溟又以癸酉始舉京兆。何以有同年之稱。當緣西溟成進士之歲。復申亦考授中書故耳。然則歸里稱觴之樂。當屬之三十六年。更無疑也。

山陽詩徵。載劉紫函酬閻復申詩云。惟我不如意。許君相對吟。君今越千里。好夢何由尋。紅藥翻階色。碧梧留院陰。欣傳看小鳳。未集玉山岑。自注。將就中書之試。

三十七年戊寅。六十三歲。

是年孺人張氏卒。行述。三十七年。先妣卒。聲傷至今。劄記。有題窈窕居四首。第三首自注。詠將爲其母乞銘長安。又有讀元微之遣悲懷詩題後二首。

夏刻困學紀聞箋。復申序云。詠端憂多暇。請鳩工授梓。大人復自矻矻者彌月。乃手之而喜曰。續古人之慧命。啟來學之博聞。其在斯乎云云。戊寅六月望日。墓志。執信早識先生都下。後過淮。屢主先生家。引與談議。許爲忘年交。案秋谷鼓枻集有寄朱竹垞檢討村居一首。竹垞和詩。編在此年戊寅。而鼓枻集末歸次淮安。呈閻百詩題下自注云。去秋下榻其家。必係此年事無疑也。

有答吳亦韓一絕。老愛青春任杖藜。卻嫌委巷入深泥。君家雪色壁如舊。醉罷還聞滿壁題。趙秋谷評曰。黃山谷見東坡和陶飲酒詩。讀至前山正可數。後騎且勿驅。曰此老未死。今日讀閻徵君此絕句。曰百詩不衰。案此詩不得其年。以秋谷評語推之。或即在過淮下榻之年也。亦韓名愈。山陽人。拔貢生。官鄠縣教諭。劄記。鄴人之子條。引亦韓語。又一過亦韓詩曰。隔溪定過板橋西。相似柴門只覺迷。不是君家人識得。誰能曳杖入深泥。與此絕句語意互相發。

劄記。題潘孟升詩集。錢氏有學集。有秋日曝書。得鶴江生詩卷。題贈四十四韻。注云。生名高。金壇人。初

不知何姓字。已而知爲潘孟升。戊寅殘臘。過毗陵徐學人家。學人曰。吾舅氏也。南邨詩集。雖刊未印。余勸其廣爲流通。越明年春。己卯。回舟得二部。行至界首。爲波臣所攫取。復索又得二部。以一歸寤硯齋。（菜坪詩稿。國朝名家小傳。菜坪成進士。策名已久。而意不欲出。曰。吾讀書更十年。而後士未晚。劄記又有新先輩錢四亮功徐四學人見過詩。首句云。雪中來二妙。結句云。忽擲搖鞭去。看花醉帝鄉。蓋學人公車入都。過淮上。偕亮功來謁也。查初白壬午年。有旅壁見錢亮功徐學人倡和詩。戲次其韻之作。亦徐錢會試同行之證。不得其年。附記於此。亮功名世。武進人。康熙癸未進士。）客話。戴晦夫寤硯齋在西長街。

一卽此本。學人名永宣。行四。是秋登賢書。世其先中丞之家。殊可喜云。（學人康熙庚辰進士。有菜坪詩稿。國朝名家小傳。）

杜二丈於皇淺土未葬。感賦一首。（案於皇有宏濟寺尊蒲庵詩。首句云。幾度維揚訪老僧。疑濟邱所謂宏濟寺僧。卽蒲庵也。方苞菜坪墓表。先生在金陵。與先君子善。客維揚。則主蔣前民丁卯春攜櫬被叩門。語先君子曰。吾老矣。將一視前民歸而窀室蔣山之陽。死卽葬焉。是日渡江。數月竟死維揚。喪歸寄長干僧舍。一二故人謀卜兆。子世濟曰。吾有親而以葬事辱二三君子。是謂我非人也。無何。世濟又卒。又數年。長沙陳公滄洲來守金陵。謂先生其鄉人之能立名義者。爲買小邱蔣山北海花村。葬以康熙丙戌年二月十六日。案前民名易。）

有贈王慈峨一首。（慈峨名易。江都貢生。著有懷孟堂集。秋谷有慈峨墓志。秋濤案。慈峨嘗脩揚州府志。劄記有一條云。江西之名有三。今揚州亦名江西。他日以語王慈峨。入其府志中。又一條云。客有遺余以揚州府志者。當卽慈峨也。）

有荔軒司農扈過蘇州訪織造李君。賦贈一首。（案詩首二句曰。片帆乍到石城頭。又見閶門瓦欲流。

則在荔軒移駐江寧之後潛邱自壬申後惟此年冬有泊舟胥門訪顧俠君之事意卽由金陵而來故贈詩中有探梅詠雪之句也

九月宋牧仲爲作四書釋地序序會以公事將於役海壖逢窗小暇乃弁數語卷端還之戊寅九月既望案釋地初刻無年月據西河書當刻於丙子商邱此序乃補作也秋濤案桐垞與潛邱書論茅鹿門事謂承寄四書釋地當在釋地初刻之年毛大可亦有詩

顧嗣立孟子生卒年月考序百詩徵君戊寅冬泊舟胥門訪余秀野艸堂出一編相示云云序作於己卯四月嗣立字俠君康熙壬辰進士官庶吉士江南通志稱所居秀野草堂四方名士觴詠無虛日風流文采照映一時汪沆槐塘詩話顧俠君嗣立入都寓宣武門三忠祠內小屋數椽繞屋花木扶疏可愛因屬查浦嗣瑮顏之曰小秀野自題二絕句一時名流和者甚衆云云案三忠祠明崇禎中奉勅建以祀遼東殉難之張銓高邦佐何廷魁三公皆山西人也吾鄉之官京師者實典守之穆菴揅舉俠君此事屬壽陽尚書補題小秀野三字懸之祠偏老屋以備鄉邦掌故云又案疏證卷六下吳松江余嘗相其地形云云卷八聞歸熙甫有疑古文稿藏於家余三至其家購訪之卒不出劉記宋中丞謚序崑山有南禪寺爲周文襄所棲止余屢經過之僧言文襄當年屏騶從自攜着頭就廚下爨每南面坐旁立者一吏一卒是以兒童白叟及婦女皆得至前刺刺作吳語故利病纖悉畢達云云皆此數年中事也

三十八年己卯六十四歲

聖祖三巡江浙奉慈聖以行諭云朕眷念東南民生風俗特行巡省兼以黃淮爲患親閱河工比循歷

堤堰。詳加相度。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劉記。有恭呈御覽詩八首。案詩有云。生日唐名節者。三月十八日。恭逢萬壽聖節。駐蹕蘇州。合郡士庶。進頌壽詩。上萬年之觴也。云體仁閣下試。往尊廿年餘者。自己未召試鴻博。至此凡二十一年也。云堯水仍堯治。無煩伯禹功。但勤閱視外盡入謀中者。即聖諭所謂以疏導修築之法。指授河臣。刻期興作也。以奉慈聖同行。故第四首云。九龍浴聖日。二氣合神時。又云。常作丹墀舞。聞韶共鳳儀也。第八首云。可知巡守典。原具翕河章。明此行爲親閱河工而來。與首章河平漢紀年。相應爲章法也。

山陽詩徵。康熙三十八年。皇上南巡視河。二月既望。駕幸淮安府城。道經山陽縣儒學櫺星門。聖躬拱立。逮過乃坐。縣人邱聞衣有詩紀之。疏證卷八。山陽縣學新成。籩豆放失。如式更製。余謂當循元制。籩豆各以十云云。

是年有題壁詩曰。枯木寒巖不見花。非僧非俗道人家。行年六十又加四。尚想桑榆變彩霞。　又己卯年謝張寶應詩云。假公晝舫二千里。臘底春初足五旬。載得高人幷名藥。入門一笑未爲貧。張山來友聲新集。載潛邱尺牘曰。歸舟竭五日之力。始得盡讀所賜佳刻種種。歎爲望洋而於尊公老先生雲谷臥餘。尤覺心折。眞說部書中第一書。惟王伯厚困學紀聞。可相伯仲。非程大昌演繁露比也。來拙著毛朱詩說十數葉。與臥餘詩非孔門舊本之說。不謀而合。幸亟梓入乙集中。案詩說爲昭代叢書乙集之第一種。山來自序

云是編經始於戊寅之冬告成於庚辰之夏以潛邱行蹤推之此札當寄於己卯春間由吳門反棹之後歸塗經揚州山來以新刻相贈故有歸舟云云也山來名潮歙縣人流寓揚州　又案詩說各條本疏證之第八十篇因書序而類及於詩序非別有一書也茲以徇山來之請抽出之耳亦可謂畫蛇添足矣

釋地吾友胡朏明北上過吾家陶陶者三永夕　禹貢錐指略例己卯余復入帝城謁大司馬吉水李公

秋濬案東樵與潛邱始晤即在京邸後復同寓洞庭均無潛邱家居東樵北上之事證以略例云云必己卯年事無疑也穆案李公名振裕字維饒康熙庚戌進士官至戶部尚書漢學師承記潤康熙己卯因再從姪會恩官京師乃復游日下禮部尚書李振裕侍講學士查昇皆以爲當代儒宗未幾以老病歸昇供奉內廷暇日以禹貢錐指進呈上覽而嘉之問年籍對曰浙江人六十餘歲禮部侍郎胡會恩之叔也案會恩字孟綸康熙丙辰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秋谷鼓枻集有歸次淮安值端午觀龍舟呈閻百詩詩五千里外轉萍蹤重倚通明滿院松人向日南懷霰雪路移天北駭魚龍詩囊略遣裝增重歸興偏教酒讓濃簫鼓聲中渡河去相思獨上岱東峯

李恕谷年譜己卯當在夏間至淮安訪閻百詩論學又庚辰寄毛河右書曰自客歲拜別函丈過淮上晤閻潛邱因論及古文尚書塙曰毛先生有新著潛邱大驚索閱示之潛邱且閱且顧其子曰此書乃專難我邪塙曰求先生終定之潛邱強笑曰我自言我是耳已而再面析他書甚夥毫不及尚書事想已屈

服矣。

劄記。題古文尚書冤詞孔穿曰。謂減三耳。甚難而實非。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人將從難而非者乎。抑將從易而是者乎。余則反其詞曰。僞古文尚書甚難而實是。不僞古文尚書甚易而實非。人將從易而非者乎。抑將從難而是者乎。此余所以不復與毛氏辯。而但付之閔默爾。又曰。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余謂此自是學海遠遜經神故云爾。若在今日豈其然。案全謝山謂西河得交闥微旨。始聞考索經史之說。即潛邱引何劭公語。亦可徵會。毛西河寄潛邱古文尚書冤詞書 案此書當即附李塨寄至所謂毛先生新著是也。略曰。接讀四書釋地一編。又經三年。淮上去此不遠。而郵寄甚艱。近蠡吾李塨。胸有疑義。越三千里來證所學。乃以寓居桐鄉之故。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尚書眞僞之辨。列主客來問。某向亦不愜僞古文一說。宋人誕妄。最叵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尚書疏證後。始怏怏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文不應謬。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重爲考訂。知古文尚書。自漢武時出孔壁後。凡內府藏弆。與民間授受。相繼不絕。且歷新都篡弒。永嘉變亂。亦並無有遺失散亡之事。而梅賾在晉所上者。又但是孔傳。幷非古文經文。其在隋書經籍志。開載甚明。外此則又無他書可爲藉口。則其底

裏瞭然。何得有假。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證。作古文尚書定論四卷。其中微及潛邱。并敝鄉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難。以爲學無兩可。苟或所見不謬。卽當力持其說。雖自揣生平所學。百不如潛邱。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抵牾。啟參差之端。祇謂聖經是非。所繫極大。非可以人情嫌畏。謬爲遜讓。況潛邱之學。萬萬勝余。亦不敢謂能勝六經。有學識人。定無我見。一聞眞是。便當自舍其所非。然研經好學如立方者。亦復墨守不下。曰各行所知。則生薑眞樹生矣。因削去定論名色。改名寃詞。且增四卷爲八卷。再加考訂。不曰釋寃。而曰寃詞。以不敢釋也。吾第列其寃。而世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肯釋寃。而必欲寃之。寃亦不在我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矣。竊謂潛邱所學。何處不見。原不藉毀經以爲能事。且胸藏該博。必有論辨所未及。考據所未備。以廣我庫隘。寃詞無定。潛邱定之。何如何如。

四庫書提要古文尚書寃詞八卷。毛奇齡撰。奇齡淹貫羣書。而好爲駁辨以求勝。凡他人所已言者。必力反其詞。古文尚書自吳棫朱子以來。皆疑其僞。及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奇齡又力辨以爲眞。知孔安國傳中有安國以後地名。必不可掩。於是別遁其詞。撫隋書經籍志之文。以爲梅賾所上者。乃孔傳而非古文尚書。其古文尚書。本傳習人間。而賈馬諸儒未之見。考隋書經籍志云。晉世祕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

傳奏之。其敍述偶未分明。故爲奇齡所假借。然隋志作於尚書正義之後。其時古文方盛行而云無有傳者。知東晉古文。非指今本。且先云古文不傳而後云始得安國之傳。知今本古文。與安國傳俱出。非即東晉之古文。奇齡安得離析其文以就己說乎。至若璩所引馬融書序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又引鄭元所注十六篇之名。爲舜典、汩作、九共、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明與古文二十五篇截然不同。奇齡不以今本不合馬鄭爲僞作古文之徵。反以馬鄭不合今本爲未見古文之徵。亦頗巧於顚倒。然考僞孔傳序。未及獻者。乃其傳若其經。則史云安國獻之。故藝文志著錄。賈逵嘗校理祕書。不應不見。又司馬遷爲安國弟子。劉歆嘗校七略。班固亦爲蘭臺令史。典校藝文。而遷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逸書得多十餘篇。歆移太常博士書。稱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書十六篇。班固漢書藝文志。亦稱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則孔壁古文有十六篇。無二十五篇。鑿鑿顯證。安得以晉人所上之古文。合之孔壁歟。且奇齡所藉口者。不過以隋志稱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乃杜林西州古文。非孔壁古文。不知杜林所傳。實孔氏之本。故馬鄭等去其無師說其十六篇。正得二十九篇。經典釋文所引尚得覆驗。徒以脩隋志時。梅賾之書已行。故志據後出僞本。謂其不盡孔氏之書。奇齡舍史記漢書不據。而據唐人之誤說。

豈長孫無忌等所見。反確於司馬遷班固劉歆乎。至杜預韋昭所引逸書。今見於古文者。萬萬無可置辯。則附會史記漢書之文。謂不立學官者。卽謂逸書。不知預注左傳。皆云文見尙書某篇。而逸書則皆無篇名。使預果見古文。何不云逸書某某篇邪。且趙岐注孟子。郭璞注爾雅。亦多稱尙書逸篇。其中見於古文者。不得以不立學官假借矣。至孟子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岐注曰。此常常以下。皆尙書逸篇之詞。爾雅釗明也。璞注曰。逸書釗我周王。核之古文。絕無此語。亦將以不立學官。故謂之逸邪。又岐注九男二女。稱逸書有舜典之書。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使逸書果指古文。則古文有舜典。何以岐稱亡失其文邪。此尤舞文愈工。而罅漏彌甚者矣。證驗多端。非一手所能終掩。近惠棟王懋竑等。續加考證。其說益明。本不足再煩較論。惟奇齡才辨足以移人。又以衞經爲詞。託名甚正。使置而不錄。恐人反疑其說之有憑。故撮論其大旨。俾知其說不過如此。庶將來可以互考焉。

劄記。今年中秋後三日。大中丞宋公。以賑荒舟過淮。

案牧仲爲裔無功孝廉跋黃石齋手札墨蹟。康熙己卯秋。予承旨賑飢淮揚。宿留寶應。國史宋犖傳。康熙三十八年七月。疏報蘇松所屬沿海地。因六月朔。遇颶風驟雨潮水泛濫。田舍被淹。又疏報江寧府屬之六合。上元句容。松江府屬之上海。鎭江府屬之丹徒。七月內山水陡發。秋禾俱淹。請照例蠲免。幷動支貯穀賑恤飢民。又疏報淮揚徐三屬二十州縣。及三衞溜河之地。值秋雨連綿。黃

淮交漲田此皆沈水底其被災十分田畝額賦請破格全蠲并移江寧倉米十萬石鎮江截留漕米九萬五千餘石鳳陽倉參六萬六千餘石散賑並得旨允行　案先生作宋中丞壽序有云請蠲請賑疏數十上不帶官爵身家與民延旦夕命甚至移節維揚蒭粟沮洳扁舟往返若人人有巡撫之臨其室摩其頂者皆是年賑荒之實跡也　余以病未謁公手唐百家詩選全本授謁者曰子爲我紀百詩作一序以賀余之遭彼序固有言珍此以俟俟焉果得矣命竟未達豈委之於草莽乎抑謂我老耄而舍我也有示兒詠并孫學翼學林四絕句第一首云報道明年租盡捐聖恩如海復如天亦當系此年作有讀陳書讀金石錄五言律詩二首後有自注曰余老矣不復能彊記仰思古人得二人焉各繫以詩寤硯齋詩已卯年有記徵君先生牋華易安二首後七絕二首

題老蘇集楊用九自吳門歸以余好收書於時下刻本尤易致也購以餽予其籤題不曰老蘇全集而曰蘇老泉先生集是父冒子號矣蓋蘇氏先塋有老人泉子瞻取以自號不知何年謁以稱老蘇一辨於葉石林再辨於焦弱侯以家藏子瞻墨蹟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圖書證尤妙此尚不曉何以刊爲

題變雅堂集變雅堂集刻原未全故此止二本無卷數嘗思安得有青蚨十五千遠寄其家三郎武功屬繕寫詩第一次及雜文并制舉義亦不遺作一副本以流通天壤間忽忽已十餘年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閱此正值其壻葉藩桐初至以雨阻未晤桐初於皇女夫也　康熙己卯十月八日也潛邱老人題年六十

有四。

除夕。題潘孟升詩集。

行述。困學紀聞二十卷。因淩儀之舊。而駁正箋釋推廣之。年六十四書成。案紀聞書首。摹深寧手書題詞。有復申跋曰。右三十八字。乃尚書親筆。常熟毛斧季展以視徵君。且曰。盡摹勒諸卷首。徵君欣然如其請。蓋徵君曾兩遣人至鄞縣。訪其裔孫。求行狀墓銘神道碑。以補宋史列傳之略。不可得。又欲繢其遺像。亦不可得。今存其手蹟。猶前志也。閻詠臨幷記。謝山宋王尚書畫像記。尚學島君貴亭爲余言。檇李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之。須眉惝悵。端居不樂。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